

全部三十六

合卷七

C40
4514
245

C40-4541



B 64853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一目錄

大鑑下第十七世

虎丘隆禪師法嗣一人

天童曇華禪師 見錄

育王祿禪師法嗣九人

清涼坦禪師

道場法全禪師

雲巖法秀禪師

天目肇禪師

上巖詠禪師 已上五人無錄

淨慈師一禪師

延福慧升禪師 已上四人見錄

連雲行敦禪師

安巖古禪師

上巖詠禪師 已上五人無錄

大瀉泰禪師法嗣四人

慧通清旦禪師

靈巖仲安禪師

正法灝禪師

昭覺辯禪師

已上四人見錄

護國元禪師法嗣五人

國清行機禪師

焦山師體禪師

華藏智深禪師

參政錢端禮居士

已上四人見錄

上竺圓智禪師

一人無錄

靈隱遠禪師法嗣九人

東山齊已禪師

疎山如本禪師

覺阿上人

內翰曾開居士

知府葛郊居士

已上五人無錄

濟顛書記禪師

堯首座禪師

上藍了乘禪師

公安慧沖禪師

已上四人無錄

華藏民禪師法嗣一人

徑山寶印禪師

見錄

華藏祚禪師法嗣一人

東谷光禪師

無錄

昭覺元禪師法嗣一人

鳳棲慧觀禪師

見錄

文殊道禪師法嗣三人

楚安慧方禪師

文殊思業禪師已上人見錄

文殊瓊禪師一人無錄

佛燈珣禪師法嗣四人

稠巖了贊禪師

待制潘良貴居士已上人見錄

天井道如禪師

雙槐鄭績居士已上人見錄

泐潭明禪師法嗣一人

無爲守緣禪師見錄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一目錄終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一

大鑑下第十七世

虎丘隆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應菴曇華禪師蘄州江氏子生而奇傑年十七於東禪去髮首依水南遂禪師染指法味因徧歷江湖與諸老激揚無不契者至雲居禮圓悟禪師悟一見痛與提策及入蜀指見彰教教移虎丘師侍行未半載頓明大事去謁此庵分座連雲開法妙嚴後遷諸巨刹住歸宗日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句慧見之極口稱嘆後以偈寄曰坐斷金輪第一

峰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岐正
脉通其歸重如此上堂九年面壁壞却東土兒孫隻
履西歸鈍置黃面老子以拄杖畫一畫曰石牛橫古
路一馬生三寅上堂德章老瞎禿從來沒滋味拈得
口失却鼻三更二點唱巴歌無端驚起梵王睡喝一
喝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上堂臨濟在黃檗處
三度喫棒底意肯你諸人還覷得透也未直饒一齣
便斷也未是大丈夫漢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
和尚將甚麼喫飯上堂十五日已前水長船高十五
日已後泥多佛大正當十五日東海鯉魚打一棒雨

似盆傾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衆生悉皆歡喜謂
言打這一棒不妨應時應節報恩不覺通身踊躍遂
作詩一首舉似大衆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
曾停被我捉來摘却兩邊翼恰似一枚大鐵釘上堂
若作一句商量喫粥阿誰不會不作一句商量屎坑
裏蟲子笑殺闍黎拈拄杖曰拄杖子罪犯彌天貶向
二鐵圍山且道薦福還有過也無草拄杖曰遲一刻
上堂明不見暗暗不見明明暗雙忘無異流俗阿師
野干鳴師子吼師子吼野干鳴三家村裏臭猢猻價
增十倍驪龍領下明月珠分文不直若作衲僧巴鼻

甚處得來三十年後換手槌胸未是苦在上堂飯籬邊漆桶裏相唾饒你潑水相罵饒你接觜黃河三千年一度清蟠桃五百年一次開花鶴勒那咬定牙關朱頂王呵呵大笑歸宗五十年前有一則公案今日舉似諸人且道是甚麼公案王節級失却帖上堂喫粥喫飯不覺嚼破舌頭血濺梵天四天之下需然有餘玉皇大帝發追東海龍王向金輪峰頂鞠勘頃刻之間追汝諸人作證見也且各請依實供通切忌回避儻若不實喪汝性命上堂五百力士揭石義萬仞崖頭撒手行十方世界一團鐵虛空背上白毛生直

饒拈却職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向報恩門下正好喫棒何故半夜起來屈膝坐旄頭星現衲僧前上堂三世諸佛眼裏無筋六代祖師皮下無血分明敲定牙關踣跳出他圈襪不得何故南泉斬猫兒上堂云叅禪人切忌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心看經講教是錯用心行住坐臥是錯用心喫粥喫飯是錯用心屙屎送尿是錯用心一動一靜一往一來是錯用心更有一處錯用心歸宗不敢與諸人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上堂云良工未出玉石不分巧冶無人金沙混雜縱使無師自

悟向天童門下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驀拈拄杖云喚作拄杖玉石不分不喚作拄杖金沙混雜其間一箇半箇善別端由管取平步丹霄苟或未然卓拄杖云急著眼看僧問婆子問岩頭、橈舞棹則不問且道婆手中兒子甚處得來岩頭扣船舷三下意云如何師曰隼磚打着連底凍曰當時若問和尚如何對它師曰一棒打殺曰這老和尚大似買帽相頭師曰你向甚處見岩頭曰劄師曰杜撰禪和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擲向水中又且如何師曰少賣弄曰岩頭當時不覺吐舌意作麼

生師曰樂則同懽曰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雲門曰花藥欄此意如何師曰深沙弩眼睛問祇這是埋沒自己祇這不是孤負先聖去此二途和泥合水處請師道師曰玉筍撐虎口曰一言金石談來重萬事鴻毛脫去輕師曰莫謾老僧好問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如何師曰倒戈卸甲虎丘忌日拈香曰平生沒興撞著這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床懸羊頭賣狗肉知它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師

於室中能鍛鍊耆艾故世稱大慧與師居處爲二耳
露門嘗誡徒曰衲僧家著草鞋住院何啻如蛇蛇戀
窟乎隆興改元六月十三日奄然而化塔全身於本
山

育王裕禪師法嗣

福州清涼坦禪師有僧舉大慧竹篋話請益師示以
偈曰徑山有箇竹篋直下別無道理佛殿厨庫三門
穿過衲僧眼耳其僧言下有省

臨安府淨慈水庵師一禪師婺州馬氏子十六披削
首叅雪峰慧照禪師照舉藏身無迹話問之師數日

方明呈偈曰藏身無迹更無藏脫體無依便厮當古
鏡不勞還自照澹煙和露溼秋光照質之曰畢竟那
裏是藏身無迹處師曰啞照曰無蹤迹處因甚麼莫
藏身師曰石虎吞却木羊兒照深肯之住後上堂舉
圓悟師翁道叅禪叅到無叅處叅到無叅始徹頭水
菴則不然叅禪叅到無叅處叅到無叅未徹頭若也
欲窮千里目直須更上一層樓上堂凍雲欲雪未雪
普賢象駕崢嶸嶺梅半合半開少室風光漏泄便恁
麼去猶是半提作麼生是全提底事無智人前莫說
打你頭破額裂上堂舉法眼示衆曰盡十方世界明

皎皎地若有一絲頭卽是一絲頭師豎起拂子曰還見麼穿過羈縻猶未覺法燈云盡十方世界自然明皎皎地若有一絲頭不是一絲頭師曰夜來月色十分好今日秋山無限青

安吉州道場無庵法全禪師姑蘇陳氏子東齋川和尚爲落髮師久依佛智每入室智以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師固對一日聞僧舉五祖頌云趙州露刃劒忽大悟有偈曰鼓吹轟轟袒半肩龍樓香噴益州船有時赤脚弄明月踏破五湖波底天住後上堂欲得現前莫存順逆卓拄杖云三祖大師變作馬面夜叉向

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南瞻部洲北鬱單越却來山僧手裏呈身元來只是一條黑漆拄杖還見麼直饒見得入地獄如箭射卓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汝等諸人箇箇頂天立地肩橫柳栗到處行脚勘驗諸方更來這裏覓箇甚麼纔輕輕拶著便言天台普請南嶽游山我且問你還會收得大食國裏寶刀麼卓拄杖曰切忌口銜羊角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天下無貧人曰見後如何師曰四海無富漢乾道己丑七月二十五日將入寂衆求偈師瞪目下視衆請益堅遂書無無二字棄筆而逝火後設利五色塔

于金斗峰

泉州延福寒巖慧升禪師建寧人也上堂喝一喝曰盡十方世界會十世古今都盧在裏許箇箇塞塞了也若乃放開一針鋒許則大海西流巨嶽倒卓鼃鼃魚龍鰕蜃蚯蚓盡向平地上湧出波瀾游泳鼓舞然雖如是須向百尺竿頭自進一步則步步踏轉無盡藏輪方知道鼻孔搭在上脣眉毛不在眼下還相委悉麼復喝一喝曰切忌轉喉觸諱

大瀉泰禪師法嗣

潭州慧通清旦禪師蓬州嚴氏子初出關至德山直

泰上堂舉趙州曰臺山婆子已爲汝勘破了也且道意在甚麼處良久曰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師聞釋然翌日入室山問前百丈不落因果因甚麼墮野狐後百丈不昧因果因甚麼脫野狐師曰好與一坑埋却住後上堂說佛說祖正如好肉剜瘡舉古舉今猶若殘羹餽飯一聞便悟已落第二頭一舉便行早是不着便須知箇事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師子游行不求伴侶壯士展臂不借他力佛祖拈掇不起衲僧願見無門迷悟雙忘聖凡路絕且道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喝一喝曰莫妄想佛性和尚忌日

上堂三脚驢子弄蹄行步步相隨不相到樹頭驚起
雙雙魚拈來一老一不老爲憐松竹引清風其奈出
門便是草因喚檀郎識得渠大機大用都推倒燒香
勘證見根源糞掃堆頭拾得寶叢林浩浩謾商量勸
君莫謗先師好

澧州靈巖仲安禪師勿爲比丘壯遊講肆後謁圓悟
於蔣山時佛性爲座元師扣之卽領旨逮性住德山
遣師至鍾阜通嗣書圓悟問千里馳來不辱宗風公
案現成如何通信師曰覲面相呈更無回互曰此是
德山底那箇是上座底師曰豈有第二人曰背後底

聾師投書悟笑曰作家禪客天然有在師曰付與蔣
山次至僧堂前師捧書問訊首座座曰玄沙白紙此
自何來師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
覽座便喝師曰作家首座座又喝師以書便打座擬
議師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沈吟師以書復打一下
曰接時圓悟與佛眼見悟曰打我首座死了也佛眼
曰官馬廝踢有甚憑據師曰說甚官馬廝踢正是龍
象蹴踏悟喚師至曰我五百人首座你爲甚麼打他
曰和尚也須喫一頓始得悟顧佛眼吐舌眼曰未在
却顧師問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

橋流水不流意作麼生師鞠躬曰所供並是諸實眼
笑曰元來是屋裏人又往見五祖自和尚通法眷書
祖曰書裏說箇甚麼師曰文彩已彰曰畢竟說箇甚
麼師曰當陽揮寶劍曰近前來這裏不識幾箇字師
曰莫詐敗祖顧侍者曰是那裏僧曰此上座向曾在
和尚會下去祖曰怪得恁麼滑頭師曰被和尚鈍置
來祖乃將書於香爐上熏曰南無三滿多沒陁南師
近前彈指而已祖便開書曰德山日佛果佛眼皆有
偈送之未幾靈巖虎席衲子投牒乞師住持遂嗣大
焉上堂叅禪不究淵源觸途盡爲留礙所以守其

靜默澄寂虛閑墮在毒海以弱勝強自是非他立人
我量見處處偏枯遂致優劣不分照不構用用不離窠
此乃學處不玄盡爲流俗到這裏須知有殺中透脫
活處藏機佛不可知祖莫能測所以古人道有時先
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有時先用後照你須是箇漢
始得有時照用同時你又作麼生抵當有時照用不
同時你又向其麼處湊泊還知麼穿楊箭與驚人句
不是臨時學得來

成都府正法灝禪師上堂舉永嘉到曹溪因緣乃曰
要識永嘉麼掀翻海嶽求知已要識祖師麼撥動乾

坤建太平二老不知何處去卓拄杖曰宗風千古播嘉聲

成都府昭覺辯禪師上堂毫釐有差天地懸隔隔江人唱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要會麼欲得現前莫存順逆五湖煙浪有誰爭自是不歸歸便得

護國元禪師法嗣

台州國清簡堂行機禪師本郡人姓楊氏風姿挺異才堅儒林年二十五棄妻孥學出世法晚見此庵密有契證出應莞山刀耕火種單丁者一十七年嘗有偈云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

穿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每謂人曰某猶未穩在豈以住山樂吾事耶一日偶看斫樹倒地忽然大悟平昔礙膺之物泮然冰釋未幾有江州圓通之命乃曰吾道將行卽欣然曳杖而去登座說法云圓通不開生藥舖單單只賣死猫頭不知那箇無思算喫著通身冷汗流上堂單明自己樂是苦因趣向宗乘地獄劫住五日一叅三八普說自揚家醜更若問理問事問心問性克由叵耐若是英靈漢窺藩不入據鼎不嘗便於未有生佛以前轉得身却於今時大官路上捷行闊步終不向老鼠窟草窠裏頭出頭沒若也根

性陋劣要去有滋味處齧嚼遇著義學阿師遁相錮鏘直饒說得雲興雨現也是蝦蟇化龍下梢依舊喫泥喫土堪作甚麼上堂仲秋八月旦庭戶入新涼不露風骨句愁人知夜長上堂無隔宿恩可叅臨濟禪有肯諾意難續楊岐孤窮厮莫餓厮炒大海祇將折筋攪你死我活猛火然鑪煮佛懣麼作用方可撐門拄戶更說聲和響順形直影端驢年也未夢見僧問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爲食峰云待汝出網來卽向汝道意旨如何師曰同途不同轍曰三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老僧住

持事繁又作麼生師曰前箭猶輕後箭深曰祇如雪竇道可惜放過好與三十棒這棒一棒也較不得直是罕遇作家意又作麼生師曰陣敗說兵書曰這棒是三聖合喫雪峰合喫師以拂子擊禪床曰這裏薦取示衆云衲僧拄杖子不用則已用則如鴝鳥落水魚鼈皆死正按傍提風颯颯地獨步大方殺活在我所以道千人排門不如一人拔關若一人拔關千人萬人得到安樂田地還知麼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示衆云觀色卽空成大智故不住生死觀空卽色成大悲故不證涅槃生死不住涅槃不證

漢地不收秦地不管且道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莫是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麼莫是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麼若恁麼總是觸體前敲磕須知過量人自有過量用且作麼生是過量用北斗藏身雖有語出羣消息少人知鎮江府焦山或庵師體禪師台州羅氏子上堂舉臨濟示衆四喝公案乃召衆曰這箇公案天下老宿拈掇甚多第恐皆未盡善焦山不免四稜著地與諸人分明注解一徧如何是踞地師子咄如何是金剛王寶劒咄如何是探竿影草咄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

用咄若也未會拄杖子與焦山吐露看卓一下曰笑裏有刀又卓一下曰毒蛇無眼又卓一下曰忍俊不禁又卓一下曰出門是路更有一機舉話長老也理會不得上堂年年浴佛在今朝日擊迦維路不遙果是當時曾示現宜乎惡水驀頭澆上堂熱月須搖扇寒來旋著衣若言空過日大似不知時上堂道生一無角鐵牛眠少室一生二祖父開田說大義二生三梁間紫燕語呢喃三生萬物男兒活計離窠窟多處添少處減大蟲怕喫生人膽有若無實若虛爭掩驪龍明月珠是則是祇如焦山坐斷諸方舌頭一句作

麼生道肚無偏僻病不怕冷油磬拍禪床下座僧問
如何是卽心卽佛師曰鼎州出獍爭神曰如何是非
心非佛師曰閩蜀同風曰如何是不是心不是佛不
是物師曰窮坑難滿問起滅不停時如何師曰謝供
養問我有沒絃琴久居在曠野不是不會彈未遇知
音者知音旣遇未審如何品弄師曰鐘作鐘鳴鼓作
鼓響曰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意旨如何師曰和身倒
和身搗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又作麼生師
曰淚出痛腸曰真金須是紅爐煨白玉還他妙手磨
師曰添一點也難爲室中常舉苾芾柄問學者曰依

稀苾芾柄髮髯赤斑蛇衆皆下語不契有僧請益師
示以頌曰依稀苾芾柄髮髯赤斑蛇棒下無生忍臨
機不識爺淳熙己亥八月朔示微疾染翰別郡守曾
公逮夜半書偈辭衆曰鐵樹開華雄雞生郊七十二
年搖籃繩斷擲筆示寂

常州華藏湛堂智深禪師武林人也佛涅槃日上堂
兜率降生雙林示滅掘地討天虛空釘灑四十九年
播土揚塵三百餘會納盡敗缺盡力布綱張羅未免
喚龜作鼈末後拘尸城畔擲示雙趺旁人冷眼看來
大似弄巧成拙卓拄杖曰若無這箇道理千古之下

誰把口說且道是甚麼道理癡人面前切忌漏洩
叅政錢端禮居士字處和號松窗從此菴發明已事
後於宗門旨趣一一極之淳熙丙申冬簡堂歸住平
田遂與往來丁酉秋微恙修書召堂及國清瑞巖主
僧有訣別之語堂與二禪詣榻次公起趺坐言笑移
時卽書曰浮世虛幻本無去來四大五蘊必無終盡
雖佛祖具大威德力亦不能免這一著子天下老和
尚一切善知識還有跳得過者無益爲地水火風因
緣和合暫時湊泊不可錯認爲已有大丈夫磊磊落
落當用處把定立處皆真順風使帆上下水皆可因

齋慶贊去留自在此是上來諸聖開大解脫一路
槃門本來清淨空寂境界無爲之大道也今吾如是
豈不快哉塵勞外緣一時掃盡荷諸山垂顧咸願證
明伏惟珍重置筆顧簡堂曰某坐去好臥去好堂曰
相公去便了理會甚坐與臥耶公笑曰法兄當爲祖
道自愛遂歛目而逝

靈隱遠禪師法嗣

慶元府東山齊已禪師卽州謝氏子上堂舉脩山主
偈曰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
薦取召大衆曰薦得是移筆兼蝶至薦得非擔泉帶

月歸是也好鄭州梨勝青州棗非也好象山路入蓬萊島是亦沒交涉踏著秤錘硬似鐵非亦沒交涉金剛寶劍當頭截阿呵呵會也麼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蓮社會道友請上堂漸漸雞皮鶴髮父少而子老看看行步蹣跚疑殺水上座直饒金玉滿堂照顧白拈賊豈免衰殘老病正好著精彩任汝千般快樂渠儂合自由無常終是到來歸堂喫茶去唯有徑路修行依舊打之達但念阿彌陀佛念得不濟事復曰噫這條活路已被善導和尚直截指出了也是你諸人朝夕在徑路中往來因甚麼當面蹉過

阿彌陀佛這裏薦得便可除迷倒障拔猶預箭截疑惑網斷癡愛河伐心稠林浣心垢濁正心誦曲絕心生死然後轉入那邊擡起脚向佛祖履踐不到處進一步開却口向佛祖言詮不到處說一句喚回善導和尚別求徑路修行其或準前捨父逃走流落他鄉撞東磕西苦哉阿彌陀佛

撫州疎山歸雲如本禪師台州人也上堂久雨不晴戊在丙丁通身泥水露出眼睛且道是甚麼眼睛卓拄杖曰林間泥滑滑時叫兩三聲

覺阿上人日本國滕氏子也十四得度受具習大小

乘有聲二十九屬商者自中都回言禪宗之盛阿奮然拉法弟金慶航海而來袖香拜靈隱佛海禪師海問其來阿輒書而對復書曰我國無禪宗唯講五宗經論國主無姓氏號金輪王以嘉應改元捨位出家名行真年四十四王子七歲令受位今已五載度僧無進納而講義高者賜之某等仰服聖朝遠公禪師之名特詣丈室禮拜願傳心印以度迷津且如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離相離言假言顯之禪師如何開示海曰衆生虛妄見見佛見世界阿書曰無明因何而有海便打阿卽命海墜座決疑明年秋辭游

金陵抵長蘆江岸聞鼓聲忽大悟始知佛海垂手旨趣旋靈隱述五偈敘所見辭海東歸偈曰航海來探教外傳要離知見脫蹄筌諸方叅遍草鞋破水在澄潭月在天其一掃盡葛藤與知見信手拈來全體現腦後圓光徹太虛千機萬機一時轉其二妙處如何說向人倒地便起自分明驀然踏著故田地倒褻幞頭孤路行其三求真滅妄元非妙卽妄明真都是錯堪笑靈山老古錐當陽拋下破木杓其四豎拳下喝少賣弄說是說非入泥水截斷千差休指注一聲歸笛羅羅哩其五海稱善書偈贈行歸本國住叡山寺

洎通嗣法書海已入寂矣

內翰曾開居士字天游久叅圓悟暨往來大慧之門
有日矣紹興辛未佛海補三衢光孝公與超然居士
趙公訪之問曰如何是善知識海曰燈籠露柱貓兒
狗子公曰爲甚麼贊卽歡喜毀卽煩惱海曰侍郎曾
見善知識否公曰某三十年叅問何言不見海曰向
歡喜處見煩惱處見公擬議海震聲便喝公擬對海
曰開口底不是公固然海召曰侍郎向甚麼處去也
公猛省遂點頭說偈曰咄哉瞎驢叢林妖孽震地一
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海

曰也祇得一橛

知府葛郊居士字謙問號信齋少擢上第玩意禪悅
首謁無庵全禪師求指南庵令究卽心卽佛久無所
契請曰師有何方便使某得入庵曰居士大無厭生
已而佛海來居劔池公因從遊乃舉無庵所示之語
請爲衆普說海發揮之曰卽心卽佛睂拖地非心非
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留句
日而後返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豁然頓明
頌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艷陽影裏
倒翻身野狐跳入金師窟無庵肯之卽遣書頌呈佛

海海報曰此事非紙筆可既居士能過我當有所聞矣遂復至虎丘海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入佛境界入魔境界猶未得在公加禮不已海正容曰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公乃痛領嘗問諸禪曰夫婦二人相打通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卽是證母卽是或庵體禪師著語曰小出大遇淳熙六年守臨川八年感疾一夕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撲破翻身跳出虚空召僚屬示之曰生之與死如晝與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歟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化

華藏民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別峰寶印禪師嘉州李氏子自幼通六經而厭俗務乃從德山清素得度具戒後聽華嚴起信旣盡其說棄依密印於中峰一日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叱曰是誰起滅師啟悟卽首肯會圓悟歸昭覺印遣師往省因隨衆入室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豎拳悟曰此是老僧用底作麼生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揮之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後至徑山謁大慧慧問甚處來師曰西川慧曰未出劍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

慧忻然掃室延之慧南遷師乃西還連主數刹後再出峽住保寧金山雪竇徑山開堂陞座曰世尊初成正覺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憍陳如比丘最初悟道後來真淨禪師初住洞山拈云今日新豐洞裏祇轉箇拄杖子遂拈拄杖著左邊云還有最初悟道者麼若無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遂喝一喝下座若是印上座則不然今日向鳳皇山裏初無工夫轉四諦法輪亦無氣力轉拄杖子祇教諸人行須緩步語要低聲何故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收百

千萬億句祇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無祇恁麼合喫多少痛棒諸仁者且諸佛是祖師是若道佛是祖不是祖是佛不是取捨未忘若道佛祖一時是佛祖一時不是顛頂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大蟲裹紙帽好笑又驚人復舉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辯主頭云銅砂羅裏滿盛油師曰大小巖頭打失鼻孔忽有人問保寧浩浩塵中如何辯主祇對他道天寒不及卸帽上堂六月初一燒空赤日十字街頭雪深一尺掃除不暇回避不及凍得東村廖胡子半夜著靴水上立上堂將心除妄難除卽妄明心道

轉迂桶底趯穿無忌諱等閑一步一芙蓉師至徑山
彌決 孝宗皇帝召對選德殿稱 旨入對日賜肩
輿於東華門內十年二月 上注圓覺經遣使馳賜
命作序師年邁益狀住持十五年冬奏乞庵居得請
紹熙元年十一月往見交承智策禪師與之言別策
問行日師曰水到渠成歸索紙書十二月初七夜雞
鳴時九字如期而化奉蛻質返寺之法堂留七日顏
色明潤髮長頂溫越七日葬于庵之西崗謚慈辯禪
師塔曰智光

昭覺元禪師法嗣

鳳棲慧觀禪師上堂前村落葉盡深院桂花殘此夜
初冬節從茲特地寒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
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喝一喝恁麼說話成人者
少敗人者多

文殊道禪師法嗣

潭州楚安慧方禪師本郡許氏子叅道禪師於大別
未幾改寺爲神霄宮附商舟過湘南舟中聞岸人操
鄉音厲聲云叫那由是有省卽說偈曰汚水江心喚
一聲此時方得契平生多年相別重相見于聖同歸
一路行住後上堂臨老方稱住持全無些子玄機開

撰述

續修四庫全書

三

易

口十字九垂問東便乃答西如斯出世討甚玄微有時拈三放兩有時就令而施雖然如是同道方知且道知底事作麼生直須打翻鼻孔始得上堂達磨祖師在脚底踏不著兮提不起子細當頭放下看病在當時誰手裏張公會看脉李公會使藥兩箇競頭醫一時用不著藥不相投錯錯喫茶去

常德府文殊思業禪師世爲屠宰一日戮猪次忽洞徹心源卽棄業爲比丘迷偈曰昨夜叉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線往見文殊殊曰你正殺猪時見箇甚麼便乃剃頭行脚師遂作鼓刀勢殊

勑曰這屠兒叅堂去師便下叅堂住文殊曰上堂舉趙州勘婆話乃曰勘破婆子面青眼黑趙州老漢瞞我不得

何山珣禪師法嗣

婺州義烏稠巖了贊禪師上堂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乃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疊青山藏古鏡赤脚波斯入大唐八臂那吒行正令咄

待制潘良貴居士字義榮年四十回心祖闡所至挂鉢隨衆叅扣後依佛燈久之不契因訴曰某祇欲死去時如何燈曰好箇封皮且留著使用而今不了不

當後去忽被他換却封皮卒無整理處公又以南泉斬猫兒話問曰某看此甚久終未透徹告和尚慈悲燈曰你祇管理會別人家猫兒不知走却自家狗子公於言下如醉醒燈復曰不易公進此一步更須知有向上事始得如今士大夫說禪說道祇依著義理便快活大率似將錢買油糞喫了便不饑其餘便道是瞞他亦可笑也公唯唯

泐潭明禪師法嗣

漢州無爲隨庵守緣禪師本郡人姓史氏年十二病目去依棲禪慧目能禪師圓具出峽至寶峰值峰上

堂舉永嘉曰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師聞釋然領悟住後上堂曰以一統萬一月普現一切水會萬歸一一切水月一月攝展則彌綸法界收來毫髮不存雖然收展殊途此事本無異致但能於根本上著得一隻眼去方見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從此中示現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盡從此中流出天地日月萬象森羅盡從此中建立三界九地七趣四生盡從此中出沒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乃至世間工巧諸技藝盡現行此事所以世尊拈華迦葉便乃微笑達磨面壁二祖於是安心桃華盛開靈雲疑情

新傳大鑑卷三十一
三十一
盡淨擊竹作響香嚴頓忘所知以至盤山於肉案頭
悟道彌勒向魚市裏接人誠謂造次顛沛必於是經
行坐臥在其中既有如是奇特更有如是光輝既有
如是廣大又有如是周徧你輩諸人因甚麼却有迷
有悟要知麼幸無偏照處剛有不明時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一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
續傳燈錄卷三十一 字八千八百二十三
該銀三兩九錢七分一厘 荆溪釋智乘對
崇禎丙子孟夏般若堂識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二目錄

大鑑下第十七世

徑山大慧杲禪師法嗣九十四人

教忠彌光禪師

東林道顏禪師

西禪鼎需禪師

東禪思岳禪師

西禪守淨禪師

開善道謙禪師

育王德光禪師

華藏宗演禪師

天童淨全禪師

大瀉法寶禪師

玉泉曇懿禪師

薦福悟本禪師

育王遵璞禪師

能仁祖元禪師

靈岩了性禪師

蔣山善直禪師

萬壽自護禪師

大瀉景暈禪師

靈隱了演禪師

光孝致遠禪師

雪峰蘊聞禪師

連雲道能禪師

靈隱道印禪師

竺原宗元菴主

近禮侍者

淨居尼妙道禪師

資壽尼妙總禪師

侍郎張九成居士

叅政李邴居士

寶學劉彥脩居士

提刑吳偉明居士

門司黃彥節居士

秦國夫人計氏

徑山了明禪師

已上三十人見錄

祖麟道者

清涼珠禪師

花藥繼明禪師

大雲穎禪師

昭覺子文禪師

龍王自隱禪師

岳麓梵禪師

南華因禪師

超宗道人

大瀉惠仰禪師

洛浦相禪師

徑山祖慶禪師

伊山冲密禪師

祥符如本禪師

象田德禪師

象田信禪師

龍牙信禪師

岳侍者

光孝林禪師

雲臥曉瑩禪師

九鼎法生禪師

黃文昌編脩

鄭昂居士

徑山有才禪師

大悲閒禪師

雪峰慧然禪師

華嚴覺印禪師

福嚴了賢禪師

慶成冲禪師

報恩崇海禪師

光孝祖彥禪師

薦福妙熙禪師

博山能禪師

石門仁禪師

龍翔宗常禪師

蔣山恩禪師

蔣山等詮禪師

光孝圓禪師

黑水曇振禪師

秀峰南禪師

法濟僧鶚禪師

報恩行禪師

舟峰慶老禪師

薦福普仁禪師

水陸野菴和尚

大瀉如晦禪師

玉泉道成禪師

明招觀禪師

興王如沼禪師

從慶慶禪師

法宏首座

石泉詠禪師

光孝立禪師

明昭微禪師

大明廣容禪師

昭覺祖明禪師

正法秀禪師

仰山圓禪師

正煥首座

關西尼真如

已上六十人無錄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二目錄終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二
大鑑下第十七世
徑山杲禪師法嗣

泉州教忠晦菴彌光禪師閩之李氏子兒時寡言笑
聞梵唄則喜十五依幽巖文慧禪師圓頂猶喜閱羣
書一日曰旣剃髮染衣當期悟徹豈醉於俗典邪遂
出嶺謁圓悟禪師於雲居次叅黃檗祥高菴悟機語
皆契以淮楚盜起歸謁佛心會大慧寓廣因往從之
慧謂曰汝在佛心處所得者試舉一二看師舉佛心
上堂拈普化公案曰佛心卽不然總不恁麼來時如

何劈脊便打從教徧界分身慧曰汝意如何師曰某不肯他後頭下箇注脚慧曰此正是以病爲法師殺然無信可意慧曰汝但揣摩看師竟以爲不然經旬因記海印信禪師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始無滯趨告慧慧以舉道者見琅邪并玄沙未徹語詰之師對已慧笑曰雖進得一步祇是不著所在如人斫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上斫其能斷命根乎今諸方浩浩說禪者見處總如此何益於事其楊岐正傳三四人而已師愠而去翌日慧問汝還疑否師曰無可疑者慧曰祇如古人相見未開口時已知虛

實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師悚然汗下莫知所詣慧令究有句無句慧過雲門菴師侍行一日問曰某到這裏不能得徹病在甚處慧曰汝病最癖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歿了活不得汝今活了未曾歿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是歿一迴始得師疑情愈深後入室慧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却藥忌道將一句來師曰裂破慧震威喝曰你又說禪也師卽大悟慧撾鼓告衆曰龜毛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師亦以頌呈之曰一撥當機怒雷吼驚起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

天拈得鼻孔失却口住後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放憨作麼及乎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情知汝等諸人卒討頭鼻不著爲甚如此祇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上堂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擲拂子曰山僧今日已是放下了也汝等諸人又作麼生復曰侍者收取拂子僧問文殊爲甚麼却出得師曰令得師曰山僧今日困曰罔明爲甚麼却出得師曰令人疑著曰恁麼則擘開華岳千峰秀放出黃河一派清師曰一任卜度

江州東林萬菴道顏禪師潼川人族鮮于氏久叅圓

悟微有省發洎悟還蜀囑依妙喜仍以書致喜曰顏川彩繪已畢但欠點眼耳他日嗣其後未可量也喜居雲門及洋嶼師皆在焉朝夕質疑方大悟住後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鳥窠吹布毛便有人悟去今時學者爲甚麼却不識自己良久曰莫錯怪人好上堂欲識諸佛心但向衆生心行中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但向萬物遷變處會取還識得麼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作麼生是良遂知處乃曰鷓鴣語鶴上堂仲冬嚴寒三界無安富者快樂貧

者饑寒不識玄旨錯認定盤何也牛頭安尾上北斗
面南看上堂一滴滴水一滴滴凍天寒人寒風動幡
動雲門扇子踣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
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不出諸人十二時中尋常受
用上堂云圓通門戶八字打開若是從門入得不堪
共語須是入得無門之門方可坐登堂奧所以道過
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
來叅學人當依如是法從上諸聖幸有如此廣大門
風不能繼紹耳自鄙棄穿窬牆壁好不丈夫敢問大
衆無門之門作麼生入良久云非唯觀世音我亦從

中證上堂元宵已過化主出門六羣比丘各從其類
此衆無復枝葉純有貞實如是增上慢人退亦佳矣
麒麟不爲瑞鸞鴛不爲榮麥秀兩岐禾登九穗總不
消得但願官中無事林下棲禪水牯牛飽臥斜陽擔
板漢清貧長樂粥足飯足俯仰隨時飭籠不亂攪匙
老鼠不咬甌單山家活計澹泊長情不敬功德天誰
嫌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良久曰君子愛財取
之以道上堂去年寒食後今年寒食前日日是好日
不是正中偏上堂客舍久留連家鄉夕照邊簷懸三
月雨水沒兩湖蓮鏊漏燒燈盞柴生滿竈煙已忘南

止念入望盡平川上堂旃檀林無襍樹鬱密深沉師
子住所以旃檀叢林旃檀圍繞荆棘叢林荆棘圍繞
一人爲主兩人爲伴成就萬億國土士農工商若夜
叉若羅刹見行魔業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僧問香嚴
上樹話意旨如何師曰描不成畫不就曰李陵雖好
手爭奈陷番何師曰甚麼處去來問如何是佛師曰
汝是元固僧近前曰喏喏師曰視無襍袴無口問如
何是佛師曰誌公和尚曰學人問佛何故答誌公和
尚師曰誌公不是閒和尚曰如何是法師曰黃綰幼
婦外孫釐曰曰是甚麼章句師曰絕妙好辭曰如何

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郎曰何不直說師曰玄沙
和尚曰三寶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王
喬詐仙得仙僧呵呵大笑師乃叩齒

福州西禪懶菴鼎需禪師本郡林氏子幼舉進士有
聲年二十五因讀遺教經忽曰幾爲儒冠誤欲去家
母難之以親迎在期師乃絕之曰天桃紅杏一時分
付春風翠竹黃花此去永爲道伴竟依保壽樂禪師
爲比丘一錫湖湘徧叅名宿法無異味埽里結菴於
羗峰絕頂不下山者三年佛心才禪師挽出首衆於
大乘嘗聞學者卽心卽佛因緣時妙喜菴于洋嶼師

之友彌光與師書云菴主手段與諸方別可來少欵如何師不答光以計邀師飯師往赴之會妙喜爲諸徒入室師隨喜焉妙喜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卽心是佛作麼生師下語妙喜詬之曰你見解如此敢妄爲人師耶鳴鼓普說許其平生珍重得力處排爲邪解師淚交頤不敢仰視默計曰我之所得旣爲所排西來不傳之旨豈止此耶遂歸心弟子之列一日喜問曰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師擬開口喜拈竹篋劈脊連打三下師於此大悟厲聲曰和尚已多了也喜又打一下師禮拜喜笑云今日方

知吾不汝欺也遂印以偈云頂門豎亞摩醯眼肘後斜縣奪命符瞎却眼卸却符趙州東壁挂葫蘆於是聲名喧動叢林住後上堂曰句中意意中句須彌聳于巨川句刻意意刻句烈士發乎狂矢任待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徒逞詞鋒虛張意氣所以淨名杜口早涉繁詞摩竭掩關已揚家醜自餘瓦棺老漢岩頭大師向羗峰頂上拏風鼓浪翫弄神變脚跟下好與三十且道過在什麼處良久云機關不是韓光作莫把青襟當等閒至節上堂云二十五日已前羣陰消伏泥龍閉戶二十五日已後一陽來復鐵樹開花正當

二十五日塵中醉客騎驢騎馬前街後街遁相慶賀
物外閑人衲帔蒙頭圍爐打坐風蕭蕭雨蕭蕭冷湫
湫誰管你張先生李道士胡達磨上堂懶翁懶中懶
最懶懶說禪亦不重自己亦不重先賢又誰管你地
又誰管你天物外翛然無箇事日上三竿猶更眠上
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古人言州云諦聽諦聽師曰
諦聽卽不無切忌喚鐘作甕室中問僧萬法歸一一
歸何處曰新羅國裏師曰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
七斤甞曰今日親見趙州師曰前頭見後頭見僧乃
作斫額勢師曰上座甚處人曰江西師曰因甚麼却

來這裏納敗缺僧擬議師便打

福州東禪蒙菴思岳禪師江州人上堂蛾羊蟻子說
一切法墻壁瓦礫現無邊身見處旣精明聞中必透
脫所以雪峰和尚凡見僧來輒出三箇木毬如弄雜
劇相似玄沙便作斫牌勢卑末謾道將來普賢今日
謗古人干佛出世不通懺悔這裏有人謗普賢定入
拔舌地獄且道謗與不謗者是誰心不負人面無慚
色上堂達磨來時此土皆知梵語及乎去後西天悉
會唐言若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似羚羊挂角獵
犬尋蹤一意乖疎萬言無用可謂來時他笑我不知

去後我笑他唐言梵語親分付自古齋僧怕夜茶上
堂鵬月初歲云徂黃河凍已合深處有嘉魚活鱖鱓
跳不脫又不能相煦以濕相濡以沫慚愧菩薩摩訶
薩春風幾時來解此黃河凍令魚化作龍直透桃花
浪會即便會癡人面前且莫說夢上堂僧問如何是
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從苗辨地因語識
人曰如何是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築
著磕著曰如何是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
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復曰一轉語如天普蓋似地
普擎一轉語舌頭不出口一轉語且喜沒交涉要會

麼慚愧世尊面赤不如語直大小岳上座口似磔盤
今日爲這問話僧講經不覺和注脚一時說破便下
座上堂啞却我口直須要道塞却你耳切忌蹉過昨
日有人從天台來却道泗洲大聖在洪州打坐十字
街頭賣行貨是甚麼斷跟草鞋尖簷席帽

福州西禪此菴守淨禪師本州人上堂談玄說妙撒
屎撒尿行棒行喝將鹽止渴立主立賓華肇宗乘設
或總不恁麼又是鬼窟裏坐到這裏山僧已是打退
鼓且道諸人尋常心憤憤口悱悱合作麼生莫將閑
學解埋沒祖師心上堂若也單明自己已不悟目前此

人有眼無足若也祇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直得眼足相資如車二輪如鳥二翼正好勘過了打上堂九夏炎炎大熱木人汗流不輟夜來一雨便涼莫道山僧不說以拂子擊禪床下座上堂若欲正提綱直須大地荒欲來衝雪又未免露鋒鋌當恁麼時釋迦老子出頭不得卽不問你諸人祇如馬銕裏藏身又作麼生話會上堂道是常道心是常心汝等諸人聞山僧恁麼道便道我會也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耳裏聞聲鼻裏出氣忽若四大海水在汝頭上毒蛇穿你眼睛蝦蟇入你鼻

孔又作麼生上堂文殊普賢談理事臨濟德山行棒喝東禪一覺到天明偏愛風從涼處發咄上堂善鬪者不顧其首善戰者必獲其功其功旣獲坐致太平太平旣致高枕無憂罷拈三尺劒休弄一張弓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風以時而雨以時漁父歌而樵人舞雖然如是堯舜之君猶有化在爭似乾坤收不得堯舜不知名渾家不管興亡事偏愛和雲占洞庭上堂閉却口時時說截却舌無間歇無間歇最奇絕最奇絕眼中屑旣是奇絕爲甚麼却成眼中屑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亦須呵上堂佛祖

頂顙上有潑天大路未透生死關如何敢進步不進
步大千沒遮護一句絕言詮那吒擎鐵柱開堂拈香
罷就座南堂和尚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
師隨聲便喝曰此是第幾義久叅先德已辨來端後
學有疑不妨請問僧問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
別傳何物迦葉喚阿難阿難應喏未審此意如何師
曰切忌動著曰祇如迦葉道倒却門前刹竿著又作
麼生師曰石牛橫古路曰祇如和尚於佛日處還有
這箇消息也無師曰無這箇消息曰爭奈定光金地
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師曰莫將庭際栢輕比路

傍嵩僧禮拜師乃曰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
點頭已是白雲千萬里那堪於此未知休設或於此
便休去一場狼藉不少還有檢點得出者麼如無山
僧今日失利僧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
麼師曰速禮三拜問不施寸又請師相見師曰逢強
卽弱曰何得埋兵掉鬪師曰祇爲闍黎寸刃不施曰
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
曰敗將不斬問古佛堂前甚麼人先到師曰無眼村
翁曰未審如何趣向師曰柳栗橫擔

建寧府開善道謙禪師本郡人初之京師依圓悟無

所省發後隨妙喜菴居泉南及喜領徑山師亦待行未幾令師往長沙通紫岩居士張公書師自謂我叅禪二十年無入頭處更作此行決定荒廢意欲無行友人宗元者叱曰不可在路便叅禪不得也去吾與汝俱往師不得已而行在路泣語元曰我一生叅禪殊無得力處今又途路奔波如何得相應去元告之曰你但將諸方叅得底悟得底圓悟妙喜爲你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可替底事我盡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須自家支當師曰五件者何事願聞其要元曰著衣喫飯屙屎放尿駝箇死屍路上行師

於言下領旨不覺手舞足蹈元曰你此回方可通書宜前進吾先歸矣元卽回徑山師半載方返妙喜一見而喜曰建州子你這回別也住後上堂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如何是密相付底心良久曰八月秋何處熱上堂壁立千仞三世諸佛措足無門是則是太殺不近人情放一線道十方刹海放光動地是則是爭奈和泥合水須知通一線道處壁立千仞壁立千仞處通一線道橫拈倒用正按傍提電激雷奔崖頽石裂是則是猶落化門到這裏壁立千仞也沒交涉通一線道也沒交涉不近人情和泥合水總沒交

涉只這沒交涉也則沒交涉是則是又無佛法道理若也出得這四路頭管取乾坤獨步且獨步一句作麼生道莫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上堂去年也有箇六月十五今年也有箇六月十五去年六月十五少却今年六月十五今年六月十五多却去年六月十五多處不用減少處不用添旣不用添又不用減則多處多用少處少用乃喝一喝曰是多是少良久曰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上堂洞山麻三斤將去無星秤子上定過每一斤恰有一十六兩二百錢重更不少一毫正與趙州殿裏底一般抵不合

被大愚鋸解秤鎚却教人理會不得如今若要理會得但問取雲門乾屎橛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撞倒燈籠打破露柱佛殿奔忙僧堂回顧子細看來是甚家具咄抵堪打老鼠上堂諸人從僧堂裏恁麼上來少間從法堂頭恁麼下去並不曾差了一步因甚麼却不會良久曰抵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慶元府育王佛照德光禪師臨江軍彭氏子志學之年依本郡東山光化寺吉禪師落髮一日入室吉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因措遂致疑通夕不寐次日詣方丈請益昨日蒙和尚垂問旣不是心

又不是佛又不是物畢竟是甚麼和尚慈悲指示
吉震威一喝曰這沙彌更要我與你下注脚在拈棒
劈脊打出師於是有省後謁月菴果應菴華百丈震
終不自肯適大慧領育王四海英材鱗集師亦與焉
大慧室中問師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
得下語不得無語師擬對慧便棒師豁然大悟從前
所得瓦解冰消初住台之光孝僧問浩浩塵中如何
辨主師曰巾峰頂上塔心尖上堂臨濟三遭痛棒大
愚言下知歸興化於大覺棒頭明得黃檗意旨若作
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若不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衆

中商量盡道赤心片片思大難酬總是識情卜度未
出陰界且如臨濟悟去是得黃檗力是得大愚力若
也見得許你頂門眼正肘後符靈其或未然鴻福更
爲諸人通箇消息丈夫氣宇衝牛斗一踏鴻門兩扇
開上堂七手八脚三頭兩面耳聽不聞眼覷不見苦
樂逆順打成一片且道是甚麼路逢死蛇莫打殺無
底籃子盛將歸上堂聞聲悟道落二落三見色明心
錯七錯八生機一路猶在半途且道透金剛圈吞栗
棘蓬底是甚麼人披蓑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
前師住靈隱日○孝宗皇帝嘗○詔問道留宿內觀

堂奏對機緣備于本錄後示寂塔全身於鄮峰東庵
常州華藏遜菴宗演禪師福州鄭氏子上堂拈起拄
杖曰識得這箇一生叅學事畢古人怎麼道華藏則
不然識得這箇更須買草鞋行脚何也到江吳地盡
隔岸越山多臍旦上堂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世
間出世間無剩亦無少遂出手曰華藏不惜性命爲
諸人出手去也劈面三拳攔腮一掌靈利衲僧自知
痛痒且轉身一句作麼生道巡堂喫茶去上堂舉南
泉和尚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和尚道我十
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師云南泉趙州也是徐六擔板

祇見一邊華藏也無活計可作亦無家宅可破逢人
突出老拳要伊直下便到且道到後如何三十六峰
觀不足却來平地倒騎驢

慶元府天童無用淨全禪師越州翁氏子上堂學佛
止言真不立叅禪多與道相違忘機忘境急回首無
地無錐轉步歸佛不是心亦非覲體承當絕所依萬
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攬始應知上堂良久召衆曰
還知麼復曰敗缺不少上堂舉長沙示衆曰百尺竿
頭坐底人雖然入得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
世界現全身大慧先師道要見長沙麼更進一步保

寧則不然要見長沙麼更退一步畢竟如何換骨洗腸重整頓通身是眼更須叅師到靈隱請上堂靈山正派達者猶迷明來暗來誰當辦的雙收雙放孰辨端倪直饒千聖出來也祇結舌有分何故人歸大國方爲貴水到瀟湘始是清復曰適來松源和尚舉竹篋話今天童納敗缺諸人要知麼聽取一頌黑漆竹篋握起迅雷不及掩耳德山臨濟茫然懵底如何挿觜大慧嘗舉靈雲悟桃花問師師曰靈雲一見兩眉橫引得漁翁良計生白浪起時拋一釣任教魚鼈競頭爭師自贊曰匙挑不上箇村夫文墨胸中一點無

曾把虛空揣出骨惡聲羸得滿江湖後示寂塔于本山

大瀉法寶禪師福州人也上堂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直須師子齧人莫學韓獪逐塊阿呵呵會不會金剛脚下鐵崑崙捉得明州憨布袋上堂千般言萬種喻祇要教君早回去夜來一片黑雲生莫教錯却山前路咄

福州玉泉曇懿禪師本郡林氏久依圓悟自謂不疑紹興初出住興化祥雲法席頗盛大慧入閩知其所見未諦致書令來師遲遲慧小叅且痛斥仍榜告四

衆師不得已破夏謁之慧鞠其所證旣而曰汝恁麼見解敢嗣圓悟老人邪師退院親之一日入室慧問我要箇不會禪底做國師師曰我做不得國師去也慧喝出居無何語之曰香嚴悟處不在擊竹邊俱胝得處不在指頭上師乃頓明後住玉泉爲慧拈香繼省慧於小溪慧陞座舉雲門一日拈拄杖示衆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卽空衲僧見拄杖子但喚作拄杖子行但行坐但坐總不得動著慧曰我不是雲門老人將虛空剗窟籠驀拈拄杖曰拄杖子不屬有不屬無不屬幻不屬空

卓一下曰凡夫二乘緣覺菩薩盡向這裏各隨根性悉得受用唯於衲僧分上爲害爲冤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進一步則被拄杖子迷却路頭退一步則被拄杖子穿却鼻孔卽今莫有不并底麼試出來與拄杖子相見如無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正恁麼時合作麼生下座煩玉泉爲衆拈出師登座敘謝畢遂舉前話曰適來堂頭和尚恁麼批判大似困魚止藥病鳥棲蘆若是玉泉則不然拈拄杖曰拄杖子能有能無能幻能空凡夫二乘緣覺菩薩卓一下曰向這裏百襍碎唯於衲僧分上如龍得水似

虎靠山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進一步則乾坤震動退一步則草偃風行且道不進不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閑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

饒州薦福悟本禪師江州人也自江西雲門叅侍妙喜至泉南小谿于時英俊畢集受印可者多矣師私謂其棄已且欲發去妙喜知而語之曰汝但專意叅究如有所得不待開口吾已識也旣而有聞師入室者故謂師曰本侍者叅禪許多年逐日只道得箇不會師詬之曰這小鬼你未生時我已三度霍山廟裏退牙了好教你知由是益銳志以狗子無佛性話舉

無字而提撕一夕將三鼓倚殿柱昏寐間不覺無字出口吻忽爾頓悟後三日妙喜歸自郡城師趨丈室足纔越閭未及吐詞妙喜曰本鬬子這回方是徹頭也住後上堂高揖釋迦不拜彌勒者與三十拄杖何故爲他祇會步步登高不會從空放下東家牽犂西家拽耙者與三十拄杖何故爲他祇會從空放下不會步步登高僧恁麼道還有過也無衆中莫有點檢得出者麼若點檢得出須彌南畔把手共行若點檢不出布袋裏老鷄雖活如死上堂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

視聽而雨華大衆這一隊不啻啍漢無端將祖父田園私地結契各據四至界分方圓長短一時花擘了也致令後代兒孫千載之下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卓錫之地博山當時若見十字路頭掘箇無底深坑喚來一時埋却免見遁相鈍置何謂如此不見道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上堂乾闥婆王曾奏樂山河大地皆作舞爭如跛脚老雲門解道臘月二十五博山今日有條攀條無條攀例也要應箇時節驀拈拄杖橫按膝上作撫琴勢云還有聞絃賞音者麼良久云直饒便作鳳皇鳴畢竟有誰知指法卓一下下座

慶元府育王大圓遵璞禪師福州人幼同玉泉懿問道圓悟數載後還里佐懿於莆中祥雲紹興甲寅大慧居洋嶼師往訊之入室次慧問三聖興化出不出爲人不爲人話你道這兩箇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於慧膝上打一拳慧曰祇你這一拳爲三聖出氣爲興化出氣速道速道師擬議慧便打復謂曰你第一不得忘了這一棒後因慧室中問僧曰德山見僧入門便棒林際見僧入門便喝雪峰見僧入門便是甚麼睦州見僧便道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你道這四箇老漢還有爲人處也無僧曰有慧曰劄僧擬

議慧便喝師聞遽領微旨大慧欣然許之

溫州鴈山能仁枯木祖元禪師七閩林氏子初謁雪峰預次依佛心才皆已機契及依大慧於雲門菴夜坐次睹僧剔燈始徹證有偈曰別起燈來是火歷劫無明照破歸堂撞見聖僧幾乎當面蹉過不蹉過是甚麼十五年前奇特依前祇是這箇慧以偈贈之曰萬仞崖頭解放身起來依舊却惺惺饑餐渴飲渾無事那論昔人非昔人紹興乙巳春出住能仁上堂有佛處不得住踏著秤鎚硬似鐵無佛處急走過脚下草深三尺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北斗挂須彌恁

麼則不去也棒頭挑日月摘楊花摘楊花眼裏瞳人著繡鞋卓拄杖下座上堂鴈山枯木實頭禪不在尖新語句邊背手忽然摸得著長鯨吞月浪滔天

真州靈岩東庵了性禪師上堂勘破了也放過一著是衲僧破草鞋現脩羅相作女人拜是野狐精魅打箇圓相虚空裏下一點是小兒伎倆攔腮贈掌拂袖便行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直饒向黑豆未生已前一時坐斷未有契靈岩拄杖分敢問大眾且道爲人節文在甚麼處還相委悉麼自從春色來嵩少三十六峰青至今上堂一葦江頭楊柳春波心不見昔

時人雪庭要識安心士鼻孔依前搭上脣豎起拂子曰祖師來也還見麼若也見得卽今薦取其或未然此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僧問人天交接如何開示師曰金剛手裏八稜棒曰忽被學人橫穿凡聖擊透玄關時又作麼生師曰海門橫鐵柱問如何是獨露身師曰牡丹花下睡貓兒

建康府蔣山一菴善直禪師德安雲夢人初叅妙喜於回雁峰下一日喜問之曰上座甚處人師曰安州人喜曰我聞你安州人會厮撲是否師便作相撲勢喜曰湖南人喫魚因甚湖北人著鯁師打筋斗而出

喜曰誰知冷灰裏有粒豆爆出住保寧上堂諸佛不會出世人人鼻孔遼天祖師不曾西來箇箇壁立千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理合如斯坐斷千聖路頭獨步大千沙界不爲分外若向諸佛出世處會得祖師西來處承當自救不了一生受屈莫有大丈夫承當大丈夫事者麼出來與保寧爭交其或未然不如拽破好便下座一日留守陳丞相俊卿會諸山茶話次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公案令諸山批判皆以奇語取奉師最後曰張打油李打油不打渾身只打頭陳大喜

劍州萬壽自護禪師上堂古者道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萬壽卽不然若人識得心未是究竟處且那裏是究竟處拈拄杖卓一下曰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潭州大滌了菴景暈禪師筠州人上堂雲門一曲膾月二十五瑞雪飄空積滿江山鵲峻嶺寒梅花正吐手把須彌椎笑打虚空鼓驚起憍梵鉢提冷汗透身如雨忿怒阿修羅王握拳當育問云畢竟是何宗旨咄少室峰前亦曾錯舉

臨安府靈隱誰菴了演禪師福州人上堂面門拶破

天地懸殊打透牢關白雲萬里饒伊兩頭坐斷別有轉身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喝一喝下座

泰州光孝寺致遠禪師撫州許氏子上堂舉女子出定話乃曰從來打鼓弄琵琶須是相逢兩會家佩玉鳴鸞歌舞罷門前依舊夕陽斜

福州雪峰崇聖普慈蘊聞禪師洪州沈氏子示衆云旃檀叢林旃檀圍繞師子叢林師子圍繞虎狼叢林虎狼圍繞荆棘叢林荆棘圍繞大衆四種叢林合同那一種叢林安居好若也明得九十日內管取箇箇成佛作祖其或未然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草年

年長

處州連雲道能禪師漢州人姓何氏僧問鏡清六刮意旨如何師曰穿却你鼻孔曰學人有鼻孔卽穿無鼻孔又穿箇甚麼師曰抱賊叫屈曰如何是就毛刮塵師曰筠袁虔吉頭上插筆曰如何是就皮刮毛師曰石城虔化說話廝罵曰如何是就肉刮皮師曰嘉眉果聞懷裏有狀曰如何是就骨刮肉師曰漳泉福建頭匾如扇曰如何是就髓刮骨師曰洋瀾左蠡無風浪起曰髓又如何刮師曰十八十九癡人夜走曰六刮已蒙師指示一言直截意如何師曰結舌有分

臨安府靈隱最菴道印禪師漢州人上堂大雄山下虎南山鼉鼻虵等閑撞著抱賞歸家若也不惜好手便與拔出重牙有麼有麼上堂五五二十五擊碎虚空鼓大地不容針十方無寸土春生夏長復何云哉者哉兮苦者苦中秋上堂舉馬大師與西堂百丈南泉翫月公案師云馬大師垂絲千尺意在深潭西堂振鬣百丈擺尾雖則衝波激浪未免上他釣線南泉自謂躍過禹門誰知依前落在巨網卽今莫有絕羅籠出窠曰底麼也好出來露箇消息貴知華藏門下不致寂寥其或未然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建寧府竺原宗元菴主本郡連氏子久依大慧分座西禪丞相張公浚帥三山以數院迎之不就歸舊里結茅號衆妙園宿衲士夫交請開法示衆曰若究此事如失却鎖匙相似祇管尋來尋去忽然撞著惡在這裏開箇鎖了便見自家庫藏一切受用無不具足不假他求別有甚麼事示衆曰諸方爲人抽釘拔楔解粘去縛我這裏爲人添釘著楔加繩加縛了送向深潭裏待他自去理會示衆曰主法之人氣吞宇宙爲大法王若是釋迦老子達磨大師出來也教伊叉手向我背後立地直得寒毛卓豎亦未爲分外一日

舉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師乃曰見恠不恠其恠自壞垂語云這一些子恰如撞著殺人漢相似你若不殺了他他便殺了你近禮侍者三山人久侍大慧嘗嘿究竹篋話無所入一日入室罷求指示慧曰你是福州人我說箇喻向你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殼一時剝了以手送在你口裏祇是你不解吞師不覺失笑曰和尚吞却卽禍事慧後問師曰前日吞了底荔枝祇是你不知滋味師曰若知滋味轉見禍事

温州淨居尼妙道禪師延平尚書黃公裳之女開堂

日乃曰問話且止直饒有傾湫之辯倒嶽之機衲僧門下一點用不著且佛未出世時一事全無我祖西來便有許多建立列刹相望星分派列以至今日累及兒孫遂使山僧於人天大衆前無風起浪向第二義門通箇消息語嘿該不盡底彌亘大方詮說不及處徧周沙界通身是眼覲面當機電卷星馳如何湊泊有時一喝生殺全威有時一喝佛祖莫辨有時一喝八面受敵有時一喝自救不了且道那一喝是生殺全威那一喝是佛祖莫辨那一喝是八面受敵那一喝是自救不了若向這裏薦得堪報不報之恩脫

或未然山僧無夢說夢去也拈起拂子曰還見麼若見被見刺所障擊禪床曰還聞麼若聞被聲塵所惑直饒離見絕聞正是二乘小果跳出一步蓋色騎聲全放全收主賓互換所以道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敢問諸人卽今是甚麼時節蕩蕩仁風扶聖化熙熙和氣助昇平擲拂子下座尼問如何是佛師曰非佛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骨底骨董問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時如何師曰未局已前墮坑落壑

平江府資壽尼無著妙總禪師丞相蘇公頌之孫女也年三十許厭世浮休脫去緣飾咨叅諸老已入正

信作夏徑山大慧陞堂舉藥山初叅石頭後見馬祖因緣師聞豁然省悟慧下座不動居士馮公檝隨至方丈曰某理會得和尚適來所舉公案慧曰居士如何曰恁麼也不得嚇噓婆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噉哩婆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嚇噓噉哩婆婆訶慧舉似師師曰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曰却是莊子註郭象慧見其語異復舉巖頭婆子話問之師答偈曰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棹別官商雲山海月都拋却贏得莊周蝶夢長慧休去馮公疑其所悟不根後過無錫招至舟中問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

一箇也不消得便棄水中大慧老師言道人理會得且如何會師曰已上供通並是詣實馮公大驚慧挂牌次師入室慧問古人不出方丈爲甚麼却去莊上喫油糞師曰和尚放妙總過妙總方敢通箇消息慧曰我放你過你試道看師曰妙總亦放和尚過慧曰爭奈油糞何師喝一喝而出於是聲聞四方隆興改元舍人張公季祥來守是郡以資壽挽開法入院上堂宗乘一唱三藏絕詮祖令當行十方坐斷二乘聞之怖走十地到此猶疑若是俊流未言而諭設使用移星換斗底手段施攬旗奪鼓底機關猶是空拳豈

有實義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靈山付囑俯猗時機演唱三乘各隨根器始於鹿野苑轉四諦法輪度百千萬衆山僧今日與此界他方乃佛乃祖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現前四衆各轉大法輪交光相羅如寶絲網若一草一木不轉法輪則不得名爲轉大法輪所以道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周徧法界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步游彌勒樓閣不返聞入觀音普門情與無情性相平等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於此儼儼

分明皇恩佛恩一時報足且道如何是報恩一句天高羣象正海濶百川朝上堂舉雲門示衆云十五日已前則不問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自代云日日是好日師曰日日是好日佛法世法盡周畢不須特地覓幽玄祇管鉢盂兩度溼上堂黃面老人橫說豎說權說實說法說喻說達法幢立宗旨與後人作榜樣爲甚麼却道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點檢將來大似抱贓叫屈山僧今日人事忙冗且放過一著便下座尼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野花開滿路徧地是清香曰如何是奪境

不奪人師曰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曰
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
首透長安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雪覆蘆花舟
橫斷岸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便
打

侍郎無垢居士張九成未第時因客談楊文公呂微
仲諸名儒所造精妙皆由禪學而至也於是心慕之
聞寶印楚明禪師道傳大通居淨慈卽之請問入道
之要明曰此事唯念念不捨久久純熟時節到來自
然證入復舉趙州栢樹子話令時時提撕公久之無

省辭謁善權清禪師公問此事人人有分箇箇圓成
是否清曰然公曰爲甚麼某無箇入處清於袖中出
數珠示之曰此是誰底公俛仰無對清復袖之曰是
汝底則拈取去纔涉思惟卽不是汝底公悚然未幾
留蘇氏館一夕如廁以栢樹子話究之聞蛙鳴釋然
契入有偈曰春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
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屈明謁法印一禪
師機語頗契適私忌就明靜菴供雲水主僧惟尚禪
師纔見乃展手公便喝尚批公頰公趨前尚曰張學
錄何得謗大般若公曰某見處祇如此和尚又作麼

生尚舉馬祖陞堂百丈卷席話詰之敘語未終公推倒桌子尚大呼張學錄殺人公躍起問傍僧曰汝又作麼生僧罔措公毆之顧尚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尚大笑公獻偈曰卷席因緣也大奇諸方聞舉盡攢眉臺盤趯起人星散直漢從來不受欺尚答曰從來高價不饒伊百戰場中奮兩眉奪角衝關君會也叢林誰敢更相欺紹興癸丑魁多士復謁尚於東菴尚曰浮山圓鑑云饒你入得汾陽室始到浮山門亦未見老僧在公作麼生公叱侍僧曰何不祇對僧罔措公打僧一掌曰蝦蟇窟裏果沒蛟龍丁巳秋大慧禪

師董徑山學者仰如星斗公閱其語要歎曰是知宗門有人持以語尚恨未一見及爲禮部侍郎偶叅政劉公請慧說法于天竺公三往不值暨慧報謁公見但寒暄而已慧亦默識之尋奉祠還里至徑山與馮給事諸公議格物慧曰公祇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公茫然慧大笑公曰師能開論乎慧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爲閬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擊其像首時閬守居陝西首忽墮地公聞頓領湊旨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伯慧始許可

後守邵陽丁父難過徑山飯僧秉釣者意慧議及朝政遂竄慧於衡陽令公居家守服服除安置南安丙子春蒙恩北還道次新淦而慧適至與聯舟劇談宗要未嘗語往事于氏心傳錄曰憲自嶺下侍舅氏歸新淦因會大慧舅氏令拜之憲曰素不拜僧舅氏曰汝姑扣之憲知其嘗執卷遂舉子思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三句以問慧曰凡人旣不知本命元辰落處又要牽好人入火坑如何聖賢於打頭一著不鑿破憲曰吾師能爲聖賢鑿破否慧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

滿報身修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憲得以告舅氏曰子拜何辭繼鎮永嘉丁丑秋丐祠枉道訪慧於育王越明年慧得旨復領徑山謁公於慶善院曰某每於夢中必誦語孟何如慧舉圓覺曰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中顯現如鏡中像公曰非老師莫聞此論也其頌黃龍三關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撩起便行也是鬼窟裏走諱不得我脚何似驢脚又被藕膠粘著翻身直上兜率天已是遭他老鼠藥吐不出人人有箇生緣處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灾直到四禪天這驢猶自在傍邊煞得工夫

公設心六度不爲子孫計因取華嚴善知識日供其
二回食以飯緇流又嘗供十六大天而諸位茶杯悉
變爲乳書偈曰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護法天
我今供養三寶天如海一滴牛一毛有何妙術能感
格試借意識爲汝說我心與佛天無異一塵纔起大
地隔倘或塵銷覺圓淨是故佛天來降臨我欲供佛
佛卽現我欲供天天亦現佛子若或生狐疑試問此
乳何處來狐疑卽塵塵卽疑終與佛天不相似我今
與汝掃狐疑如湯沃雪火銷冰汝今微有疑與惑鵠
子便到新羅國

參政李邴居士字漢老醉心祖道有年聞大慧排默
照爲邪禪疑怒相半及見慧示衆舉趙州庭栢垂語
曰庭前栢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
語敢問大衆卽是打破趙州關爲甚麼却特地尋言
語良久曰當初祇道茆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公領
悟謂慧曰無老師後語幾蹉過後以書咨決曰某近
扣籌室承擊發蒙滯忽有省入顧惟根識暗鈍平生
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
纏繞今一笑頓釋所疑欣幸可量非大宗匠委曲垂
慈何以致此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

舊旣無拘執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其餘夙習舊障亦稍輕微臨行叮寧之語不敢忘也重念始得入門而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能無礙更望有以提誨使卒有所至庶無玷於法席矣又書曰某比蒙誨答備悉深旨某自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卽應不留留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此非自昧者前書大法未明之語蓋恐得少爲足當廣而充之豈別求勝解耶淨勝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

寶學劉彥修居士字子羽出知永嘉問道於大慧禪

師慧曰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但恁麼看公後乃於栢樹子上發明有頌曰趙州栢樹太無端境上追尋也大難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

提刑吳偉明居士字元昭久參真歇了禪師得自受用三昧爲極致後訪大慧於洋嶼庵隨衆入室慧舉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公擬答慧以竹篋便打公無對遂留客叅一日慧謂曰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擻地斷方敵得生死若祇呈伎倆有甚了期卽辭去道次延平條然契悟連書數頌寄慧皆室中所問者有

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具金鎖骨趙州親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慧卽說偈證之曰通身一具金鎖骨堪與人天爲軌則要識臨濟小厮兒便是當年白拈賊

門司黃彥節居士字節夫號妙德於大慧一喝下疑情頓脫慧以衣付之嘗舉首山竹篋話至萊縣近前奪得拘折擲向堦曰是甚麼山曰瞎公曰妙德到這裏百色無能但記得曾作臘梅絕句曰擬嚼枝頭蠟驚香却肖蘭前村深雪裏莫作嶺梅看

秦國夫人計氏法真自寡處屏去紛拏常蔬食習有

爲法因大慧遣謙禪者致問其子魏公公留謙以祖道誘之真一日問謙曰徑山和尚尋常如何爲人謙曰和尚祇教人看狗子無佛性及竹篋子話祇是不得下語不得思量不得向舉起處會不得向開口處承當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祇恁麼教人看真遂諦信於是夜坐力究前話忽爾洞然無滯謙辭歸真親書入道槩略作數偈呈慧其後曰逐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礙一舉一回新

臨安徑山了明禪師妙喜杲會中龍象叢林所謂明大禪也身長八尺腹大十圍所至人必聚觀之始妙

喜謫梅州州縣防送甚嚴或以爲禍在不測師爲荷柳以行間關辛苦未曾少怠旣至貶所衲子追隨問道者率不下二三百人杲以齋飯不給且慮禍嘗勉之令去師輒不肯以身任齋粥每自肩栲栳行乞至晚卽數十人爲之荷米麵薪蔬食用之屬成列以歸衲子雖多無不具足如是者十七年如一日杲法嗣之盛在貶所接者居其半師之力也杲被旨復僧衣自便繼被旨住育王師嘗在座下師爲人豪邁機鋒敏速妙喜室中不許衲子下喝師每入室必振聲一喝而退妙喜一日榜方丈前云下喝者罰一貫錢師

見之乃密具千錢於袖中至室中先頓於地高聲一喝便出如是者數矣妙喜無如之何再榜曰下喝者罰當日堂供一中師見卽驟步往庫司語曰和尚要十兩金主事者不疑卽與之乃遣行者隨往方丈師袖之以入復頓於地高聲一喝而妙喜大駭入室罷徐問知其然爲之一笑每語師云你這肥漢如是會禪驢年也未夢見在然念其勤勞之久舉令出世舒州之投子先是投子諸庄牛遭疾疫死斃幾盡比歲不登師以大願力化二百隻牛以實之連歲大稔倍常頗有異跡遷住長蘆衲子輻湊叢林改觀及妙喜

住徑山師來供施及飯大眾泊歸長蘆妙喜送以偈云人言棒頭出孝子我道憐兒不覺醜長蘆長老恁麼來妙喜空費一張口從教四海妄流傳野干能作師子吼孰云無物贈伊行喝下鐵圍山倒走後奉詔住徑山道望愈著先是楊和王夢一異僧長大瞠腹緩行言欲化蘇州一庄覺而異之未言也翌旦師忽杖屨徒步而至門者呵不止以白和王和王出見之遙望師奇偉與夢中見者無異遽呼其眷屬出觀之眷屬並炷香作禮茶罷師首言大王庄田至多可施蘇州一庄以爲徑山供佛齋僧無窮之利和王未有

可否因令辦齋師飯罷便出更無他語時內外闐然傳言和王以蘇州庄施徑山長老遂達孝宗聖聽會和王入朝上爲言聞卿捨蘇州一庄施徑山朕當爲蠲免稅賦和王謝恩歸次日以書至徑山請師入城而師二日前先已遷化矣自是和王宴居寤寐之際或少倦交睫卽見師在前語曰六度之大施度爲先善始善終斯爲究竟和王卽以庄隸本山此庄歲出十萬犁牛舟車解庫應用百事具足復有蠲賦之恩至今蒙其利師於縑素有因緣所在施供雲委衲子臻萃佛事殊勝江湖兩湖皆號之爲布袋和尚再

出焉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二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
續傳燈錄卷三十二 字一萬三千七百七十
該銀六兩一錢九分六厘 荆溪釋智乘對
崇禎丙子孟夏般若堂識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三目錄

大鑑下第十七世

龍翔珪禪師法嗣二人

雲居德昇禪師

狼山慧溫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雲居悟禪師法嗣九人

雙林德用禪師

萬年道閑禪師

中際善能禪師

雲居自圓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靈瑞肱禪師

信州懷玉堅禪師

洪州同安隆禪師

靈岩宜方禪師

黃檗幻住印禪師已上五人無錄

烏巨行禪師法嗣六人

薦福休禪師

龜峰慧光禪師

長蘆守仁禪師

已上三人見錄

薦福忠禪師

天寧記禪師

智者修禪師

已上三人無錄

白楊順禪師法嗣二人

青原如禪師

一人見錄

南安岩如禪師

一人無錄

雲居如禪師法嗣二人

隱靖彥岑禪師

報恩成禪師

已上二人見錄

道場辯禪師法嗣六人

覺報清禪師

何山然首座

已上二人見錄

正法濟禪師

能仁朋禪師

金繩勤禪師

道場言禪師

已上四人無錄

黃龍忠禪師法嗣四人

信相戒修禪師

一人見錄

慈化印肅禪師

無爲道徽禪師

崇化道贊禪師

已上三人無錄

西禪璉禪師法嗣一人

西禪希秀禪師

一人見錄

淨居尼蘊禪師法嗣一人

淨居尼法燈禪師

一人見錄

大瀉果禪師法嗣十五人

玉泉宗璉禪師

大瀉行禪師

道林淵禪師

大洪祖證禪師

泐潭德淳禪師

保安可封禪師

石亭祖璿禪師

石霜宗鑑禪師已上八人見錄

吉祥燦禪師

石門立禪師

雙林遠禪師

穹窿覺文禪師

禾山暹禪師

法輪孜禪師

雪峰一禪師已上七人無錄

石頭回禪師一人

雲居德會禪師一人見錄

育王湛禪師法嗣七人

萬年曇貢禪師

天童了杻禪師

西岩宗回禪師

高麗坦然國師

龍萃本禪師已上五人見錄

華藏先禪師

雪竇妙湛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道場琳禪師法嗣三人

東山吉禪師一人見錄

狼山瑀禪師

徑山了粹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道場慧禪師法嗣一人

靈隱道樞禪師一人見錄

光孝慙禪師法嗣二人

光孝悟初首座

一人見錄

崇勝善行禪師

一人無錄

中竺妙禪師法嗣二人

光孝深禪師

一人見錄

靈隱蘊衷禪師

一人無錄

南華炳禪師法嗣四人

四祖宗肇禪師

天寧法清禪師

正法月禪師

南華明禪師

已上四人無錄

雪庭淨禪師法嗣一人

翠雲僧价禪師

一人無錄

訥堂思禪師法嗣三人

澄照行齊禪師

青原立禪師

智首座

已上三人無錄

大中海禪師法嗣一人

報恩法舟禪師

一人無錄

蓬萊卿禪師法嗣一人

延福廣禪師

一人無錄

真牧賢禪師法嗣二人

永福嗣衡禪師

無爲了悟禪師

二人無錄

廓菴遠禪師法嗣一人

信相宜禪師

一人無錄

古佛範禪師法嗣一人

烏回禧禪師無錄

毘堂忠禪師法嗣一人

上藍獨秀宏禪師一人無錄

夢菴信禪師法嗣四人

能仁琢禪師鶴林妙禪師

季感竦禪師永寧道全禪師已上四人無錄

足菴鑑禪師法嗣一人

天童如淨禪師一人無錄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三目錄終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三

大鑑下第十七世

龍翔珪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頑菴德昇禪師漢州何氏子二十得度
習講久之辭謁文殊道禪師問佛法省要殊示偈曰
契丹打破波斯寨奪得寶珠村裏賣十字街頭窮乞
兒腰間挂箇風流袋師擬對殊曰莫錯師退叅三年
方得旨趣往見佛性機不投入闔至鼓山禮觀便問
國師不跨石門句意旨如何竹庵應聲喝曰閑言語
師卽領悟住後僧問應真不借三界高超卽不問如

何是無位真人師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曰擡頭須掩耳側掌便翻身師曰無位真人在甚麼處曰老大宗師話頭也不識師曰放你三十棒

通州狼山蘿菴慧溫禪師福州人姓鄭氏徧叅諸老晚依竹菴於東林未幾庵謝事復謁高庵悟南華曷草堂清皆蒙賞識會竹菴徙閩之乾元師歸省次庵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不用停囚長智道將一句來師乃釋然述偈曰拶出通身是口何妨罵雨呵風昨夜前村猛虎齧殺南山大虫庵首肯住後上堂釋迦老子四十九年坐籌帷幄彌勒大士九十一劫帶水

拖泥凡情聖量不能剗除理照覺知猶存露布佛意祖意如將魚目作明珠大乘小乘似認橘皮爲猛火諸人須是豁開育襟寶藏運出自已家珍向十字街頭普施貧乏衆中忽有箇靈利漢出來道美食不中飽人喫山僧只向他道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羅雲居悟禪師法嗣

婺州雙林德用禪師本郡戴氏子上堂拈槌豎拂祖師門下將黃葉以止啼說妙談玄衲僧面前望梅林而止渴際山今日去却之乎者也更不拈東畫西向三世諸佛命脉中六代祖師骨髓裏盡情傾倒爲諸

人說破良久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台州萬年無著道閑禪師本郡洪氏子上堂全機敵
勝猶在半途啐啄同時白雲萬里纔生朕兆已落二
三不露鋒鋌成何道理且道從上來事合作麼生誣
人之罪以罪加之上堂舉乾峰示衆云舉一不得舉
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
台來却往徑山去峰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師曰相
見不須瞋君窮我亦貧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福州中際善能禪師嚴陵人往來龍門雲居有年未
有所證一日普請擇菜次高庵忽以貓兒擲師懷中

師擬議庵攔育踏倒於是大事洞明上堂萬古長空
一朝風月不可以一朝風月昧却萬古長空不可以
萬古長空不明一朝風月且如何是一朝風月人皆
畏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會與
不會切忌承當

南康軍雲居普雲自圓禪師綿州雍氏子年十九試
經得度留教宛五祀出關南下歷扣諸大尊宿始詣
龍門一日於廊廡間覩繪胡人有省夜白高庵庵舉
法眼偈曰頭戴貂鼠帽腰懸羊角錐語不令人會須
得人譯之復爇火示之曰我爲汝譯了也於是大法

明了呈偈曰外國言音不可窮起雲亭下一時通口
門廣大無邊際吞盡楊岐栗棘蓬庵遣師依佛眼佛
眼謂曰吾道東矣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
句門曰北斗裏藏身師曰南北東西萬萬千乾坤上
下兩無邊相逢相見呵呵笑屈指擡頭月半天
烏巨行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退菴休禪師上堂風動邪幡動邪風鳴邪
鈴鳴邪非風鈴鳴非風幡動此土與西天一隊黑漆
桶誑惑世間人看看滅胡種山僧不奈何趁後也打
圓瓠子曲彎彎冬瓜直籠侗上堂結夏時左眼半斤

解夏時右眼八兩謾云九十日安居贏得一肚皮妄
想直饒七穴八穿未免山僧拄杖雖然如是千鈞之
弩不爲鼯鼠發機上堂先師尋常用腦後一鎚卸却
學者胸中許多屈曲當年克賓維那曾中興化此毒
往往天下叢林喚作超宗異目非唯孤負興化亦乃
克賓受辱若是臨濟兒孫終不依草附木資福喜見
同叅今日傾腸倒腹卓拄杖曰還知先師落處麼伎
歟禪和如麻似粟上堂言發非聲是箇甚麼色前不
物莫亂針錐透過禹門風波更險咄
信州龜峰晦庵慧光禪師建寧人上堂數日暑氣如

焚一箇渾身無處安著思量得也是煩惱人這箇未是煩惱更有已躬下事不明便是煩惱所以達磨大師煩惱要爲諸人吞却又被咽喉小要爲諸人吐却又被牙齒碍取不得捨不得煩惱九年若不得二祖不惜性命往往轉身無路煩惱教死所謂祖禪不了殃及兒孫後來蓮華峰庵主到這裏煩惱不肯住南嶽思大到這裏煩惱不肯下山更有臨濟德山用盡自己查梨煩惱盃盂無柄龜峰今日爲他閑事長無明爲你諸人從頭點破卓拄杖一下曰一人腦後露腮一人當門無齒更有數人鼻孔沒半邊不勞再勘

你諸人休向這裏立地瞋睡殊不知家中飯糲鍋子一時失却了也你若不信但歸家檢點看

真州長蘆且庵守仁禪師越之上虞入依雪堂於烏巨聞普說曰今之兄弟做工夫正如習射先安其足後習其法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喝一喝云只今箭發也看看師不覺倒身作避箭勢忽大悟上堂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今日且菴不惜窮性命祇做一句子說與諸人乃卓拄杖下座嘗頌臺山婆話云開箇燈心皂角鋪日求升合度朝昏只因風雨連綿久本利一空愁倚門

白楊順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如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生鐵鑄崑崙曰後來如何師曰五彩畫門神

雲居如禪師法嗣

太平州隱靜圓極彥岑禪師台城人也上堂韓信打開未免傷鋒犯手張良燒棧大似曳尾靈龜旣然席卷三秦要且未能囊弓裹草煙塵自靜我國晏然四海九州盡歸皇化自然牛閑馬放風以時雨以時五穀熟萬民安大家齊唱村田樂月落參橫夜向闌上堂今朝八月初五好事分明爲舉嶺頭漠漠秋雲樹

底鳴鳩喚雨昨夜東海鯉魚吞却南山猛虎雖然有照有用畢竟無賓無主唯有文殊普賢住住我識得你上堂舉正堂辯和尚室中問學者蚯蚓爲甚麼化爲百合師曰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鄂州報恩成禪師上堂秋雨乍寒汝等諸人青州布衫成就也未良久喝曰雲溪今日冷處著一把火便下座

道場辯禪師法嗣

平江府覺報清禪師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

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師曰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石壓笋斜出岸懸花倒生

安吉州何山然首座姑蘇人侍正堂之久入室次堂問猫兒爲甚麼偏愛捉老鼠曰物見主眼卓豎堂欣然因命分座

黃龍忠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戒修禪師上堂舉馬祖不安公案乃曰兩輪舉處煙塵起電急星馳擬何止目前不礙往來機正令全施無表裏丈夫意氣自衝天我我今你是你

西禪璉禪師法嗣

遂寧府西禪第二代希秀禪師上堂秋光將半暑氣漸消鴻雁橫空點破碧天似水猿猱挂樹撼翻玉露如珠直饒對此明機未免認龜作鼈且道應時應節一句作麼生道野色併來三島月溪光分破五湖秋

淨居尼溫禪師法嗣

溫州淨居尼無相法燈禪師上堂拈拄杖卓曰觀音出普賢入文殊水上穿靴立擡頭鷄子過新羅石火電光追不及咄

大瀉果禪師法嗣

荆門軍玉泉窮谷宗璉禪師合州董氏子開堂日間
答已乃曰衲僧向人天衆前一問一答一擒一縱一
卷一舒一挨一拶須是具金剛眼睛始得若是念話
之流君向西秦我之東魯於宗門中殊無所益這一
段事不在有言不在無言不得有言不得無言古人
垂一言半句正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橫說豎
說祇要控人入處其實不在言句上今時人不能一
徑徹證根源祇以語言文字而爲至道一句來一句
去喚作禪道喚作向上向下謂之菩提涅槃謂之祖
師已鼻正似鄭州出曹門從上宗師會中往往真箇

以行脚爲事底纔有疑處便對衆決擇祇一句下見
諦明白造佛祖直指不傳之宗與諸有情盡未來際
同得同證猶未是泊頭處豈是空開屠皮胡言漢語
來所以南院示衆云諸方祇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
啄同時用時有僧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院曰作家
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曰猶是學人問處院曰如何
是你問處僧曰失院便打其僧不契後至雲門會中
因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悟
卽回南院院已遷化時風穴作維那問曰你是問先
師啐啄同時話底僧那僧曰是穴曰你當時如何曰

我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穴曰你會也師乃召大眾曰暗穿玉線密度金針如水入水似金博金敢問大眾啐啄同時是親切處因甚却失若也會得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便可橫身宇宙獨步大方若跳不出依前祇在架子下上堂拈拄杖曰破無明暗截生死流度三有城泛無爲海須是識這箇始得乃召大眾曰喚作拄杖則觸不喚作拄杖則背若也識得荆棘林中撒手是非海裏橫身脫或未然普賢乘白象土宿跨泥牛叅上堂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師曰永嘉恁麼道大似舍元殿上更覓長安

殊不知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雖然如是三十年後趙婆酤醋上堂宗乘一唱殊途絕萬別千差俱泯滅通身是口難分雪金剛腦後三斤鐵好大哥僧問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意旨如何師曰利動君子曰爲復棒頭有眼爲復見機而作師曰彌猴繫露柱曰祇如三聖道你恁麼爲人聒却鎮州一城人眼又作麼生師曰錦上鋪華又一重問行脚逢人時如何師曰一不成二不是曰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虎齧大虫曰祇如慈明道釣絲絞水意作麼生師曰水浸鋼石卵問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

爲八意旨如何師曰兵行詭道曰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師曰綿裏秤鎚問不落因果爲甚麼墮野狐身師曰廬山五老峰曰不昧因果爲甚麼脫野狐身師曰南嶽三生藏曰祇如不落不昧未審是同是別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僧問只如昔日楊岐和尚因僧問如何是佛楊岐答云三脚驢子弄蹄行意旨如何師曰過蓬州了便到巴州呬味師所談心要政如空中鳥跡水底魚蹤豈容湊泊哉

潭州大瀉行禪師上堂橫拄杖曰你等諸人若向這

裏會去如紀信登九龍之輦不向這裏會去似項羽失千里烏騅饒你總不恁麼落在無事甲裏若向這裏撥得一路轉得身吐得氣山僧與你拄杖子遂靠拄杖下座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道是箇甚麼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在甚麼處苦苦有口說不得無家何處歸

潭州道林淵禪師僧問鐘未鳴鼓未響托盃向甚麼處去德山便低頭歸方丈意旨如何師曰奔雷迸火曰巖頭道這老漢未會未後句在又作麼生師曰相隨來也曰巖頭密啟其意未審那裏是他密啟處師

曰萬年松在祝融峰曰雖然却是祇得三年三年後果遷化還端的也無師曰噤呢噤喇吽噤吒臨示寂上堂拈拄杖示衆曰離却色聲言語道將一句來衆無對師曰動靜聲色外時人不肯對世間出世間畢竟使誰會言訖倚杖而逝

隨州大洪老衲祖證禪師潭州潘氏子上堂萬象之中獨露身如何說箇獨露底道理豎起拂子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僧問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門云話墮也未審那裏是這僧話墮處師曰鮎魚上竹竿問離却言句請

師直指師豎拂子僧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速禮三拜

隆興府泐潭山堂德淳禪師上堂俱胝一指頭一毛拔九牛華嶽連天碧黃河徹底流截却指急回眸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

常州宜興保安復菴可封禪師福州林氏子上堂天寬地大風清月白此是海宇清平底時節衲僧家等閑問著十箇有五雙知有祇如夜半華嚴池吞却楊子江開明橋撞倒平山塔是汝諸人還知麼若也知去試向非非想天道將一句來其或未知擲下拂子

曰須是山僧拂子始得

隆興府石亭野庵祖璿禪師上堂曰喫粥了也未趙州無忌諱更令洗鉢盂太煞沒巴鼻悟去由來不丈夫這僧那免受塗糊有指示無指示韶石四楞渾塌地入地獄如箭射雲岫清風生大厦相逢携手上高山作者應須辨真假真假分若爲論午夜寒蟾出門

潭州石霜宗鑑禪師上堂送舊年迎新歲動用不離光影內澄輝湛湛夜堂寒借問諸人會不會若也會增墩顙若不會依前昧與君指箇截流機曰雲更在

青山外

石頭回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蓬庵德會禪師重慶府何氏子上堂舉教中道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作麼生是非相底道理佯走詐羞偷眼覷竹門斜掩半枝花

育王湛禪師法嗣

台州萬年心聞曇黃禪師永嘉人住江心病起上堂維摩病說盡道理龍翔病咳嗽不已咳嗽不已說盡道理說盡道理咳嗽不已汝等諸人還識得其中意旨也未本是長江湊風冷却教露柱患頭風上堂一

見便見八角磨盤空裏轉一得永得辰錦朱砂如墨
黑秋風吹渭水已落雲門三句裏落葉滿長安幾箇
而今被眼瞞豎拂子曰瞞得瞞不得總在萬年手裏
還見麼華頂月籠招手石斷橋水落捨身巖僧問百
丈卷席意旨如何師曰賊過後張弓四明太守以雪
竇命師主之師辭以偈曰闌籃方喜得抽頭退鼓而
今打未休莫把乳峰千丈雪重來換我一雙眸
慶元府天童慈航了朴禪師福州人上堂酷暑如焚
不易禁炎赫赫欲流金夜明簾外無人到靈木迢
然轉綠陰上堂久雨不晴半睡半醒可謂天地合其

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遂喝曰
住住內封已成更求外象卓拄杖曰適來擲得雷天
大壯如今變作地火明夷上堂牛皮鞵露柱露柱啾
啾咄燈籠佯不知虛明還自照殿脊老蚩吻聞得呵
呵笑三門側耳聽就上打之遶譬如十日菊開徹阿
誰要阿呵呵未必秋香一夜衰熨斗煎茶不同銚室
中問僧賊來須打客來須看抵如三更夜半人面似
賊賊面似人作麼生辨上堂觀音巖玲瓏瓏太白
石丁丁東東西園菜蟻似不堪食東谷花發却無賴
紅且道是祖意教意途中受用世諦流布若辨不出

雪峰覆却飯桶若辨得出甘贄禮拜蒸籠叅上堂德
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臨濟喝處德山棒頭耳
聾德山棒時臨濟喝下眼瞎雖然一搦一擡就中全
生全殺遂喝一喝卓拄杖一下云敢問諸人是生是
殺良久云君子可八

南劍州西巖宗回禪師婺州人也久依無示深得法
忍因寺僧以茶禁聞有司吏捕知事師謂衆曰此事
不直之則罪坐於我若自直彼復得罪不忍爲也令
擊鼓陞座說偈曰縣吏追呼不暫停爭如長往事分
明從前有箇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已成言訖而逝

高麗國坦然國師少嗣王位欽嚮宗乘因海商方景
仁抵四明錄無示語歸師閱之啟悟卽棄位圓顱作
書以語要及四威儀偈令景仁呈無示示答曰佛祖
出興於世無一法與人實使其自信自悟自證自到
具大知見如所見而說如所說而行山河大地草木
叢林相與證明其來久矣後復通嗣法其書略曰生
死海廣劫殫周通得遇本分宗師以三要印子驗定
其法實謂盲龜值浮木孔耳

臨安府龍華無住本禪師廣德人也上堂舉雲門大
師拈起胡餅曰我祇供養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衆

無語門自代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椀師曰韶陽老漢言中有響痛處著錐檢點將來翻成毒藥諸人要會麼半在河南半河北一片虛疑似墨黑冷地思量愁殺人叵耐雲門這老賊賊賊下座更不巡堂

道場琳禪師法嗣

臨江軍東山吉禪師因李朝請與甥薌林居士向公子譚謁之遂問家賊惱人時如何師曰誰是家賊李豎起拳師曰賊身已露李曰莫塗糊人好師曰賊證見在李無語師示以偈曰家賊惱人孰奈何于聖回機祇爲他徧界徧空無影迹無依無住絕籠羅賊賊

猛將雄兵收不得疑殺天下老禪和笑倒鬧市古彌勒休休不用將心向外求回頭瞥爾賊身露和賊捉獲世無儔世無儔真可仰從茲不復誇伎倆怙怙安家樂業時萬象森羅齊拊掌

道場慧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懶庵道樞禪師吳興四安徐氏子初住何山次移華藏隆興初詔居靈隱 孝宗皇帝召至內殿問禪道之要師答以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知見起滅之勢聖凡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情却物則業不能繫盡去沉掉之病自

忘問答之意矧今補處見在佛般若光明中何事不成見耶上爲之首肯數四師示衆曰仙人張果老騎驢穿市過但聞蹄撥刺誰知是紙做後退居明教永安蘭若逍遙自適有偈題于壁曰雪裏梅花春信息池中月色夜精神年來可是無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淳熙丙申八月示微疾書偈而逝塔于永安

光孝慇懃師法嗣

廣德軍光孝悟初首座分座日示衆舉風旛話至仁者心動處乃曰祖師恁麼道賺殺一船人今時衲僧也不可恁麼會既不恁麼會畢竟作麼生良久曰六

月好合醬切忌著鹽多

中竺妙禪師法嗣

温州光孝已菴深禪師本郡人也上堂曰龍生龍鳳生鳳老鼠養兒沿屋棟達磨大師不會禪歷魏游梁乾打闌上堂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感栗翻憶小釋迦雙手抱肩膝知不知實不實摩訶般若波羅蜜上堂維摩嘿然普賢廣說歷代聖人互呈醜拙君不見落花三月子規啼一聲聲是一點血上堂風蕭蕭葉飄飄雲片片水茫茫江干獨立向誰說天外飛鴻三兩行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三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三 字六千七百二十六箇
該銀三兩零二分 荆溪釋智乘對
崇禎丙子孟夏般若堂識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四目錄

大鑑下第十八世

東林顏禪師法嗣一十一人

公安祖珠禪師

報恩法演禪師

淨慈彥充禪師

智者真慈禪師

昭覺紹淵禪師

已上五人有錄

萬年荷屋常禪師

積善道昌禪師

保福清皎禪師

護聖麟庵開禪師

徽州簡上座

棲賢辯禪師

已上六人無錄

西禪需禪師法嗣四人

鼓山安永禪師

龍翔南雅禪師

天王志清禪師

劔門安分庵主已上四
人俱錄

教忠彌光禪師法嗣二人

淨慈曇密禪師

法石慧空禪師已上二
人俱錄

東禪岳禪師法嗣四人

鼓山宗逮禪師一人
見錄

徑山德潛禪師

白雲師沼禪師

鼓山知珧禪師已上三
人無錄

西禪淨禪師法嗣三人

乾元宗穎禪師一人
見錄

率巖雲和尚

中際立才禪師已上二
人無錄

開善謙禪師法嗣一人

吳十三道人一人
見錄

遜庵演禪師法嗣四人

育王法明禪師

何山慧清禪師

南禪大用禪師

移忠得一禪師已上四
人無錄

無用全禪師法嗣七人

笑翁堪禪師一人
見錄

靈隱希夷禪師

承天允韶禪師

雪峰了宗禪師

雪竇處南禪師

盤山思卓和尚

錢象祖止庵居士已上六
人無錄

天童應庵華禪師法嗣八人

天童咸傑禪師

南書記

侍郎李浩居士

已上三見錄

鳳山詮禪師

祥符善登禪師

禾山心鑒禪師

智者滿禪師

嚴朝康教授

已上五見錄

道場全禪師法嗣一人

華藏有權禪師

見一人錄

雙林用禪師法嗣一人

三峰印禪師

見一人錄

大瀉行禪師法嗣二人

德山子涓禪師

見一人錄

德山師本禪師

見一人錄

淨慈水庵一禪師法嗣四人

息庵達觀禪師

仰山嗣清禪師

瑞岩順和尚

承天湛和尚

已上四人俱無錄

徑山印禪師法嗣二人

金山道奇禪師

金山永聰禪師

已上二人無錄

玉泉宗璉禪師法嗣一人

玉泉希澱禪師

見一人錄

萬年賁禪師法嗣四人

龍鳴賢禪師

大瀉鑑禪師

已上二人見錄

天童從瑾禪師

投子淳禪師

已上二
人無錄

大洪證禪師法嗣四人

玉泉恩禪師

萬壽師觀禪師

監丞成乘周公

已上四
人無錄

楚庵方禪師法嗣二人

和庵若禪師

訣庵俊禪師

已上二
人無錄

天童淨禪師法嗣二人

石林秀禪師

孤蟾瑩禪師

已上二
人無錄

普庵肅禪師法嗣二人

佛惠清禪師

鐵牛禮禪師

已上二
人無錄

東谷光禪師法嗣一人

直翁舉禪師

一人
無錄

或庵體禪師法嗣三人

天童智穎禪師

萬壽了修禪師

雪峰雲禪師

已上三
人無錄

晦庵光禪師法嗣四人

雪峰元肇禪師

徑山元聰禪師

報恩智因禪師

陳安節樵隱居士

已上四
人無錄

水陸野庵禪師法嗣一人

四恩庵主

一人
無錄

大圓璞禪師法嗣一人

然庵主一人無錄

可庵然禪師法嗣一人

如如居士顏公一人無錄

薦福本禪師法嗣一人

法燈首座一人無錄

靈瑞肱禪師法嗣一人

福巖傑禪師一人無錄

逢庵會禪師法嗣一人

萬松大璉禪師一人無錄

慈航朴禪師法嗣二人

雪竇僧彥禪師

太平詔和尚已上二人無錄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四目錄終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四

大鑑下第十八世

東林顏禪師法嗣

荆南府公安遯庵祖珠禪師南平人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瀝盡野狐涎趯翻山鬼窟平田淺草裏露出焦尾大虫太虛寥廓中放出遼天俊鶻阿呵呵露風骨等閑拈出衆人前畢竟分明是何物咄咄上堂玉露垂青草金風動白蘋一聲寒雁叫喚起未惺人

汀州報恩法演禪師果州人上堂舉俱胝豎指因緣

師曰佳人睡起懶梳頭把得金針插便休大抵還他肌骨好不塗紅粉也風流

臨安府淨慈肯堂彥充禪師於潛盛氏子幼依明空院義堪爲師首叅大愚宏智正堂大圓後聞東林謂衆曰我此間別無玄妙祇有木札羹鐵釘飯任汝齧嚼師竊喜之直造謁陳所見解林曰據汝見處正坐在鑑覺中師疑不已將從前所得底一時颺下一日聞僧舉南泉道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默有所覺曰打草祇要蛇驚次日入室林問那裏是巖頭密啟其意處師曰今日捉敗這老賊林曰達磨大師性

命在汝手裏師擬開口驀被攔腰一拳忽大悟直得汗流浹背點首自謂曰臨濟道黃檗佛法無多子豈虛語邪遂呈頌曰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條鐵林然之住後上堂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卓拄杖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村上堂舉雪峰示衆云盡大地是箇解脫門因甚把手拽不入師曰大小雪峰話作兩橛旣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用拽作麼上堂一向與麼去法堂前草深一丈一向與麼來脚下泥深三尺且道如何卽是三年逢一閨雞向五更啼上堂舉出庵先師道坐佛林

斫佛脚不敬東家孔夫子却向他鄉習禮樂師曰入泥入水卽不無先師爭奈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卓拄杖曰灼然有不回頭底淨慈向升子裏禮汝三拜上堂三世諸佛無中說有蘭蕤拾花針六代祖師有裏尋無猿猴探水月去此二途如何話會儂家不管興亡事盡日和雲占洞庭元庵受智者請引座曰南山有箇老魔王炯炯雙眸放電光口似血盆阿佛祖牙如劒樹罵諸方幾度業風吹不動吹得動雲黃山畔與嵩頭陀傳大士一火破落戶依舊孟八郎賺他無限癡男女開眼堂堂入鑊湯忽有箇衲僧出來

道既是善知識爲甚賺人入鑊湯只向他道非公境界後示寂塔于寺之南庵

婺州智者元庵真慈禪師潼川人姓李氏初依成都正法出家具戒後游講肆聽講圓覺至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實同幻化因而有省作頌曰一顆明珠在我這裏撥著動著放光動地以呈諸講師無能曉之者歸以呈其師遂舉狗子無佛性話詰之師曰雖百千萬億公案不出此頌也其師以爲不遜乃叱出師因南遊至廬山圓通挂搭時元庵爲西堂爲衆入室舉僧問雲門撥塵見佛時如何門

云佛亦是塵師隨聲便喝以手指胸曰佛亦是塵師
復頌曰撥塵見佛佛亦是塵問了答了直下翻身勸
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又頌塵塵三昧曰
鉢裏飯桶裏水別寶崑崙坐潭底一塵塵上走須彌
明眼波斯笑彈指笑彈指珊瑚枝上清風起已庵深
肯之

成都府昭覺紹淵禪師上堂曰鎔瓶盤釵釧作一金
攪酥酪醍醐成一味如是賓主道合内外安和五位
君臣齊透四種料揀一串放行則細雨濛濛秋風颯
颯把住則空空如也誰敢正眼覷著且道放行爲人

好把住爲人好復曰等閑一似秋風至無意涼人人
自涼又上堂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云體露
金風師曰要明陷虎之機須是本色衲子始得雲門
大師具逸羣三昧擊節叩關於閃電光中出一隻手
與人解粘去縛拔楔抽釘不妨好手子細點檢將來
大似與賊過梯昭覺卽不然忽有僧問樹凋葉落時
如何只答他道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且道與雲門是同是別復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
思又舉趙州初見南泉問如何是道南泉云平常心
是道趙州云還假趣向也無南泉云擬向卽乖趙州

云不擬爭知是道南泉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廓然如太虛空無有障礙師拈曰奇怪諸禪德雖是沙彌初入道一撥便轉豈不是靈利人南泉如善射者發箭箭箭中紅心若不是趙州也大難承當便向平常心是道處動著關楸子去却胷中物喪却目前機頭頭上明物物上顯便能信脚行信口道等閑拈出著著有出身之路以何爲驗豈不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答云庭前栢樹子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答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問如何是趙州答云東門西

門南門北門與人解粘去縛抽釘拔楔坐斷天下人舌頭穿過天下人鼻孔豈不是平常心是道底關楸子且不是釘圓底言語排疊底章句推人在死水裏者箇便是沙彌底樣子應當學作麼生承當乃曰欲行千里一步爲初白日青天快著精彩

西禪需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木庵安永禪師閩縣吳氏子弱冠爲僧未幾謁懶庵於雲門一日入室庵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世尊良久處會隨後便喝倏然契悟作禮曰不因今日問爭喪目前機庵許之住後

上堂要明箇事須是具擊石火閃電光底手段方能
噉峻巖頭全身放捨白雲溪處得大安居如其覷地
覓金針直下腦門須迸裂到這裏假饒見機而變不
犯鋒鋌全身獨脫猶涉泥水祇如本分全提一句又
作麼生道擊拂子曰淬出七星光燦爛解拈天下任
橫行上堂舉睦州示衆云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
入處既得箇入處不得忘却老僧師曰怎麼說話面
皮厚多少木庵則不然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
處既得箇入處直須颺下入處始得上堂拈拄杖曰
臨濟小厮兒未曾當頭道著今日全身放憨也要諸

人知有擲拄杖下座僧問須彌頂上翻身倒卓時如
何師曰未曾見毛頭星現曰怎麼則傾湫倒嶽去也
師曰莫亂做僧便喝師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

温州龍翔栢堂南雅禪師上堂曰瑞峰頂上棲鳳亭
邊一杯淡粥相依百衲蒙頭打坐二祖禮三拜依位
而立已是周遮達磨老臊胡分盡髓皮一場狼籍其
餘之輩何足道哉栢堂怎麼道還免諸方檢責也無
拍繩床云洎合停囚長智上堂曰大機貴直截大用
貴頓發縱有箇鑊機一鎚須打殺何故我王庫內無
如是刀上堂紫巖伸拳笋破梢楊花飛盡綠陰交分

明西祖單傳句黃栗留鳴燕語巢這裏見得諦信得
及若約諸方決定明窗下安排龍翔門下直是一槌
槌殺何故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
福州天王志清禪師上堂豎起拂子云只這箇天不
能蓋地不能載徧徧界徧空成團成塊到這裏三世諸
佛向甚麼處摸索六代祖師向甚麼處提持天下衲
僧向甚麼處名邈除非自得自證便乃敲唱雙行雖
然如是未是衲僧行履處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是
非海裏橫身入豺虎叢中縱步行

南劍州劍門安分庵主少與木庵同肄業安國後依

懶庵未有溪證辭謁徑山大慧行次江干仰瞻宮闕
聞街司喝侍郎來釋然大悟作偈曰幾年箇事挂胷
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
郎來遂徑回西禪懶庵迎之付以伽梨自爾不規所
寓後庵居劍門化被嶺表學者從之所作偈頌走手
而成凡千餘首盛行於世示衆這一片田地汝等諸
人且道天地未分已前在甚麼處直下徹去已是鈍
置你分上不少了也更若擬議思量何啻白雲萬里
驀拈拄杖打散大眾示衆上至諸佛下及衆生性命
總在山僧手裏檢點將來有沒量罪過還有檢點得

出者麼卓拄杖一下曰冤有頭債有主遂左右顧視曰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示衆十五日已前天上有星皆拱北十五日已後人間無水不朝東已前已後總拈却到處鄉談各不同乃屈指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諸兄弟今日是幾良久曰本店買賣分文不賒

教忠光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混源曇密禪師天台盧氏子依資福道榮出家十六圓具習台教棄叅大慧於徑山謁雪巢一此庵元入閩留東西禪無省發之泉南教忠俾悅

衆解職歸前資偶舉香嚴擊竹因緣豁然契悟述偈呈忠忠舉玄沙未徹語詰之無滯忠曰子方可見妙喜卽辭往梅楊服勤四載住後上堂諸佛出世打劫殺人祖師西來吹風放火古今善知識佛口蛇心天下衲僧自投籠檻莫有天然氣槩特達丈夫爲宗門出一隻手主張佛法者麼良久曰設有也須斬爲三段上堂德山小叅不答話千古叢林成話霸問話者三十棒慣能說訶說奔時有僧出的能破的德山便打風流儒雅某甲話也未問頭上著枷脚下著匣你是那裏人一回相見一傷神新羅人把手笑欣欣未

跨船舷好與三十棒依前相厮詎混源今日恁麼批
判責情好與三十棒且道是賞是罰具叅學眼者試
辨看上堂舉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因緣師曰
平地撈魚鰕遼天射飛鶚跛脚老雲門千錯與萬錯
泉州法石中庵慧空禪師贛州蔡氏子春日上堂拈
拄杖卓一下曰先打春牛頭又卓一下曰後打春牛
尾驚起虛空入藕絲裏釋迦無路潛蹤彌勒急走千
里文殊却知落處拊掌大笑歡喜且道歡喜箇甚麼
春風昨夜入門來便見千花生碓觜上堂千家樓閣
一霎秋風抵知襟袖涼生不覺園林葉落於斯薦得

觸處全真其或未然且作寒溫相見上堂舉金剛經
云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衆生若干種心如
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爲非心是名爲心要
會麼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僧問先佛
垂範禁足安居未審是何宗旨曰瑠璃鉢內拓須彌
僧便喝師便打

東禪岳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宗逮禪師上堂世尊道應如是知如是見
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遂喝曰玉本無瑕却有瑕
西禪淨禪師法嗣

撰述

新傳卷之三十四

九

三

福州乾元宗穎禪師上堂卓拄杖曰性燥漢祇在一
槌靠拄杖曰靈利人不勞再舉而今莫有靈利底麼
良久曰比擬張麟兎亦不遇

開善謙禪師法嗣

建寧府仙州山吳十三道人每以已事扣諸禪及開
善歸結茆於其左遂往給侍紹興庚申三月八日夜
適然啟悟占偈呈善曰元來無縫罅觸著便光輝既
是千金寶何須彈雀兒善答曰啐地折時真慶快死
生凡聖盡平沉仙州山下呵呵笑不負相期宿昔心
無用全禪師法嗣

育王笑翁禪師諱妙堪四明毛氏子廣穎平頂骨清
氣豪十歲從野庵道欽受釋氏學叅松源岳於靈隱
不契往天童叅無用全公無用問曰行脚僧遊山僧
師曰行脚僧無用曰如何是行脚事師以坐具便撼
無用曰此僧敢來者裏將虎鬚叅堂去室中常示以
狗子無佛性話一日擬開口無用以竹篋劈口便打
師應聲呈偈云大茶毒鼓轟天震地轉腦回頭橫屍
萬里無用領之久之侍香辭去西游歷登諸老門迨
出世妙勝嗣無用遷金文移光孝乙亥大旱禱雨州
治郡將以道居左偏師謂釋左道右舊有成法力爭

不可退歸雪竇申明于朝得旨仍舊乃已史衛王薦師領台之報恩天台舊無律宗師議合十寺爲大剎築壇場闡揚毗尼朝命徙虎丘領雪峰三年陞住靈隱衛王創大慈成請師開山師審法立度去浮務約雖大智復作無以易之衛王薨退居上栢台州使君陳公遣使以瑞巖邀之於道師勉領寺事逾月遂行無何江心牒至監丞史公強之乃起黽絕江明年廷臣奏令僧道買紫衣師號俾以衣號住持師以爲審如是則千金之子皆可主法吾道殆矣奏疏殿陞上書廟堂其議遂寢詔徙育王興建居多旣而天童

除書至不應戊申春師寢疾通守永嘉曹公等入山問疾從容敘世契移頃命紙筆書遺表作寺永張公書援山谷晦堂例請主後事書四句偈辭衆云業鏡高懸七十二年一槌擊碎大道坦然置筆與曹公訣別右脅而逝

天童華禪師法嗣

慶元府天童密庵咸傑禪師福州鄭氏子母夢廬山老僧入舍而生自幼穎悟出家爲僧不憚遊行遍叅知識後謁應庵於衢之明果庵孤硬難入屢遭呵一日庵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答曰破沙盆庵領之未

撰述

續修四庫全書

三

三

幾辭回省親庵送以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
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乾坤
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覲切忌便踈跟
吾有末後句待歸要汝遵出世衢之鳥巨次遷祥符
蔣山華藏未幾詔住徑山靈隱晚居太白僧問虛
空銷殞時如何師曰罪不重科上堂牛頭橫說豎說
不知有向上關板子有般漆桶葦東西不辯南北不
分便問如何是向上關板子何異開眼尿床華藏有
一轉語不在向上向下千手大悲摸索不著兩寒無
處曬眼今日普請布施大眾良久曰達磨大師無當

門齒上堂世尊不說說拘曲作直迦葉不聞聞望空
啟告馬祖卽心卽佛懸羊頭賣狗肉趙州勘庵主貴
買賤賣分文不直祇如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
子定不得河天月暈魚分子櫟葉風微鹿養茸上堂
卓拄杖曰迷時祇迷這箇復卓一下曰悟時祇悟這
箇迷悟雙忘糞埽堆頭重添搥搥莫有向東涌西沒
全機獨脫處道得一句底麼若道不得華藏自道去
也擲拄杖曰三十年後上堂舉金峰和尚示衆云老
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時有僧
問如何是和尚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峰云問凡答凡

問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峰云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曰烏巨當時若見但冷笑兩聲這老漢忽若瞥地自然不墮聖凡窠臼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曰這箇公案叢林中少有拈提者傑上座裂破面皮不免納敗一上也要諸方檢點乃召大衆曰這婆子洞房深穩水泄不通偏向枯木上椽花寒巖中發酸箇僧孤身迴迴慣入洪濤等閑坐斷潑天潮到底身無涓滴水子細檢點將來敲枷打鎖則不無二人若是佛法未夢見在烏巨與麼提持畢竟意歸何處良久曰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闌

干上堂動絃別曲葉落知秋舉一明三曰機鉢兩如王秉劒殺活臨時猶是無風匝匝之波向上一路干聖把手共行合入泥犁地獄正當與麼時合作麼生江南兩浙春寒秋熱上堂盡乾坤大地喚作一句子擔枷帶鎖不喚作一句子業識茫茫兩頭俱透脫淨傀儡赤洒洒沒可把達磨一宗掃土而盡所以雲門大師道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法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底時節大小雲門劒去久矣方乃刻舟後示寂塔于寺之中峰

南書記者福州人久依應庵於趙州狗子無佛性話

豁然契悟有偈曰狗子無佛性羅睺星入命不是打
殺人被人打殺定庵見喜其脫略紹興末終於歸宗
侍郎李浩居士字德遠號正信勿聞首楞嚴經如游
舊國志而不忘持橐後造明果投誠入室應庵堪其
胷曰侍郎歿後向甚麼處去公駭然汗下庵喝出公
退叅不旬日竟躋堂奧以偈寄同叅嚴康朝曰門有
孫贖鋪家存并贊妻夜眠還早起誰悟復誰迷庵見
稱善有鬻胭脂者亦久叅應庵頗自負公贈之偈曰
不塗紅粉自風流往往禪徒到此休透過古今圈積
後却來這裏喫拳頭

道場全禪師法嗣

常州華藏伊庵有權禪師臨安昌化祁氏子年十四
得度十八歲禮佛智裕禪師于靈隱時無庵爲第一
座室中以從無住本建一切法問之師久而有省答
曰暗裏穿針耳中出氣庵可之遂密付心印嘗夜坐
達旦行粥者至忘展鉢鄰僧以手觸之師感悟爲偈
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挂下驚湍蘆花影裏弄
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船佛智嘗問心包太虛量廓沙
界時如何師曰大海不宿死屍屍智撫其座曰此子他
日當據此座呵佛罵祖去在師自是埋藏頭角益自

撰述

續傳火鑑卷三十四

古

撰述

韜晦游歷湖湘江溯幾十年依應庵於歸宗叅大慧
於徑山無庵住道場招師分座說法於是聲名隱然
住後上堂今朝結却布袋口明眼衲僧莫亂走心行
滅處解翻身質寔也成師子吼旃檀林任馳驟別起
眉毛頂上生剗肉成瘡露家醜上堂禪禪無黨無偏
迷時千里隔悟在口皮邊所以僧問石霜如何是禪
霜云甌𪔤又僧問睦州如何是禪州云猛火著油煎
又僧問首山如何是禪山云猢猻上樹尾連顛大衆
道無橫徑立處孤危此三大老行聲前活路用劫外
靈機若以衲僧正眼檢點將來不無優劣一人如張

良入陣一人如項羽用兵一人如孔明料敵若人辨
白得可與佛祖齊肩雖然如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
長老話作兩橛也適來道道無橫徑無黨無偏而今
又却分許多優劣且作麼生祇對還委悉麼把手上
山齊著力咽喉出氣自家知淳熙庚子秋示微疾留
偈趺坐而逝茶毘齒舌不壞獲五色舍利無數瘞于
橫山之塔分骨歸葬萬年寺左

雙林用禪師法嗣

婺州三峰印禪師上堂舉野狐話曰不落不昧誣人
之罪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絮隨春風有時自

撰述

續傳火鑑卷三十四

五

撰述

西還自東

大瀉行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子洎禪師潼川人也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遂喝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衆中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休寐語却許伊具一隻眼上堂橫按拄杖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六五四三二一循環逆順數將來數到未來無盡日因七見一因一忘七踏破太虛空鐵牛也汗出絕氣息無蹤跡擲拄杖曰更須放下這箇始是叅學事畢上堂拈拄杖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拄杖子七縱八

橫有時奪境不奪人山僧七顛八倒有時人境兩俱奪拄杖子與山僧削迹吞聲有時人境俱不奪卓拄杖曰伴我行千里携君過萬山忽然撞著臨濟大師時如何喝曰未明心地印難透祖師關

萬年貢禪師法嗣

温州龍鳴在庵賢禪師上堂舉崇壽示衆曰識得甃子周匝有餘雲門道識得甃子天地懸殊師曰崇壽老漢坐殺天下人雲門大師走殺天下人龍鳴則不然識得甃子四脚著地要坐便坐要起便起上堂舉趙州勘婆話頌曰冰雪佳人貌最奇常將玉笛向人

撰述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四

六

撰述

吹曲中無限花心動獨許東君第一枝

潭州大滌唌庵鑑禪師會稽人也上堂木落霜空天
寒水冷釋迦老子無處藏身折東籬補西壁撞著不
空見菩薩請示念佛三昧也甚奇怪却向道金色光
明雲叅退喫茶去上堂老胡開一條路甚生徑直祇
云歇卽菩提性淨明心不從人得後人不得其門一
向奔馳南北往復東西極歲窮年無箇歇處諸人還
歇得麼休休上堂舉晦堂和尚一日問僧甚處來曰
南雄州堂曰出來作甚麼曰尋訪尊宿堂曰不如歸
鄉好曰未審和尚令某歸鄉意旨如何堂曰鄉里三

錢買一片魚鮮如手掌大師曰寧可碎身如微塵終
不瞎箇師僧眼晦堂較些子有般漢便道熟處難忘
有甚共語處上堂舉罽賓國王問師子尊者蘊空公
案師頌曰尊者何曾得蘊空罽賓徒自斬春風桃花
雨後已零落染得一溪流水紅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四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四 字七千二百一十
該銀三兩二錢四分五厘 荆溪釋智乘對
崇禎丙子孟夏般若堂識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五目録
大鑑下第十八世
育王光禪師法嗣一十四人

靈隱之善禪師

淨慈居簡禪師

徑山如琰禪師

天童派禪師

東禪觀禪師

上方鉅禪師已上人見錄

育王宗印禪師

淨慈義雲禪師

徑山妙嵩禪師

育王師瑞禪師

育王權禪師

天童齊禪師

雲居梵琮和尚

鐵牛印禪師已上人無錄

大鑑下第十九世

天童傑禪師法嗣九人

靈隱崇岳禪師

臥龍祖先禪師

薦福道生禪師

天童自鏡禪師

淨慈慧光禪師

隱靜致柔禪師已上六人見錄

蔣山慶如禪師

靈隱了悟禪師

侍郎張鉉居士

已上三人無錄

天童達觀禪師法嗣四人

虎丘善濟禪師

一人見錄

華藏善淨禪師

天衣文蔚禪師

栢巖凝和尚已上三人無錄

徑山如琰禪師法嗣七人

靈隱普濟禪師

淨慈聞禪師

徑山肇禪師

雙林朋禪師已上四人見錄

枯椿曇禪師

弁山阡禪師

東山源禪師

已上三人無錄

萬壽崇觀禪師法嗣四人

黃龍慧開禪師

石霜妙印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孤峰德秀禪師

鴻福師洸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育王師瑞禪師法嗣一人

瑞岩崇壽禪師見錄

續傳燈錄卷三十五

靈隱之善禪師法嗣四人

徑山善珍禪師一人見錄

無方安禪師

淨慈仲穎禪師
霜林果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天童智穎禪師法嗣三人

徑山如珏禪師一人見錄

虎丘務本禪師

雪峰德因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淨慈居簡禪師法嗣二人

育王大觀禪師見錄

石樓明禪師無錄

鼓山安永禪師法嗣二人

淨慈悟明禪師見錄

承天法堅禪師無錄

直翁舉禪師法嗣一人

天童岫禪師見錄

育王妙堪禪師法嗣一人

東湖祥禪師無錄

育王宗印禪師法嗣一人

道場法舟禪師無錄

乾元宗穎禪師法嗣二人

鼓山宗鑑禪師

白雲仁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金山道奇禪師法嗣一人

靈隱祖泉禪師無錄

續傳燈錄卷三十五

法四

天童派禪師法嗣一人

無鏡徹禪師無錄

徑山嵩禪師法嗣一人

無塵淨禪師無錄

大鑑下第二十世

臥龍祖先禪師法嗣四人

徑山師範禪師

靈隱法薰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雲居慈覺禪師

大慈道儔禪師已上二人無錄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五目錄終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五

大鑑下第十八世

育王允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妙峰善禪師吳興劉氏子其先居彭城後徙吳興高曾大父父皆登牒仕師生統綺中姿性高潔年十三卽辭家祝髮受業德清齊政院其師教以經論一見輒了大意乃遍叅諸大老時佛照允禪師唱道鄧山師往叅禮以風幡語直箭鋒機蒙印可贈以偈曰今日與君通一線斬釘截錢起吾宗自是辨慧融釋然不以此自足遊衡湘還入康廬卓錫妙高

峰下面壁坐十年一時學者尊稱之曰妙峰禪師分座於雁山能仁出世於慧因洪福萬年諸刹退居臯亭劉寺者又十餘年大略如在妙峰時其徒推迫不已復領明之瑞岩蘇之萬壽常之華藏晚至靈隱亦非所樂靈隱密邇行闕輪蹄湊集師掩戶若不聞一無所將迎公卿貴人或見之寒溫而已會天童虛席時鄭清之秉鈞軸獨念非師莫宜居因勉師行師答曰老僧年踰耄矣尚夜行不休乎辭弗就鄭公益高之師上堂云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信手拈來一時漏泄以拂子擊禪床左邊云者裏是鑊湯爐炭擊右邊

云者裏是劒樹刀山前面是觀音勢至後面是文殊普賢中間一著還知落處麼又擊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又示衆云久參高士眼空四海鼻孔遼天見也見得親說也說得親行也行得親用也用得親只是未識老僧拄杖子在何故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生平善誘其徒未嘗厲聲色然一經指授輒神融意悟心悅誠服皆充然有得將示寂澡身趺坐書偈云來也如是去也如是來去一如清風萬里遂逝實端平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壽八十四臘七十一火浴獲舍利不可數計塔于靈隱之西

岡鄭公銘其塔

杭州府淨慈北磻禪師名居簡字敬叟蜀之潼川王氏子以其寓北磻之日久故人不名字之稱北磻云先出世天台報恩光孝寺退居杭飛來峰之陰張公誠子與肝江刺史走書以唐僧紹隆所開山處之師高臥不起而江東部使者以東林雲居力致之亦復不起後遷至淨慈師頌世尊初生話云一聲哇地便吒哩突出如斯大闡提此土西天起殃害堂堂洗土不成泥又頌楞嚴經六解一亡云六用無功信不通一時分付與春風篆煙一縷閒清晝百鳥不來花自

紅嘗闢一室以居名曰廡室作賦以自見其略曰進則面牆退則坐井柱忽不支壁忽就殞豁然而虛漠然而罔如蒙之擊如震而警又曰如無盡藏如大圓鏡前山送青若壯士之排闥後山回闥擬良工之御駿撫鴻鵠而晚眺入冥冥而遠引笑雲煙之輕去漫悠悠而無定駐落日於西崦延初蟾於東嶺是皆中所得也有北磻集十九卷行世肝江張公誠子序之曰讀其文宗密未知其伯仲誦其詩合叅寥覺范爲一人不能當也北磻於人不苟合合亦不苟睥取舍去就之際潔如也龍泉葉公水心澦師詩曰簡公詩

語特驚人六反掀騰不動身說與東家小兒女塗青
染綠未禁春師居天台委羽有二姓爭竹山竭產不
肯已仙居丞王君懌來囑師諷之乃作種竹賦一首
示二姓而訟遂止

杭州徑山如琰禪師字浙翁台州周氏子穎悟邁倫
作維摩讚偈云毘耶示疾放憨癡添得時人滿肚疑
不是文殊親勘破者些毛病有誰知

明州天童派禪師字無際題郁山主像偈云策蹇溪
橋蹉跌時悞將豌豆作真珠兒曹不解藏家醜笑倒
楊岐老古錘

東禪觀禪師字性空上堂舉鹽官國師因僧問如何
是本身盧舍那師云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
師云却安舊處著僧復來問師云古佛過去久矣師
云盲者難以與乎文彩瞞者難以與乎音聲者僧旣
不薦來機國師只成虛設雲門道無朕迹扶國師不
起雪竇云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爭得無也扶國師不
起以拂子畫一畫云前來葛藤一時畫斷且道畢竟
如何是本身盧舍那擲拂子下座又舉保壽和尚開
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公案師云衆中商量道三聖有
奔流度刃之作向平地上湧波瀾保壽用疾談過風

之機向虛空裏轟霹靂二大老各出一隻手扶豎臨濟正法眼藏與麼說話要作臨濟兒孫且緩緩東禪道蚊子如何擎大柱藕絲焉可挂須彌若是臨濟正法眼藏端的向二人邊滅却

上方朴翁銛禪師天資奇逸辯博無礙讚達磨像曰一言已出駟難追賴得君王放過伊楊子江心航折筆浪頭何似問頭危

大鑑下第十九世

天童傑禪師法嗣

杭州府靈隱松源禪師名崇岳生於處州龍泉吳氏

天姿純篤造詣端實早歲慕出世法稍長棄家衣埽塔服受五戒於大明寺首造靈石妙公繼見大慧杲公於徑山慧陞堂稱蔣山應菴爲人徑捷師聞之不及待旦而行旣至入室未契退愈自奮厲朝夕咨請應菴舉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云鈍置和尚應菴厲聲一喝師有省應菴大喜以爲法器說偈勸使祝髮隆興初師始得度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自是遍叅諸大老罕當其意者迺入閩見乾元木菴永公一日辭木菴木菴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裂破木菴云琅邪道好一堆爛柴聲師云矢上加尖如是應

撰述

續傳燈錄卷三十五

五

扶四

酌數反木菴云吾兄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爲人不得驗人不得師云爲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起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水庵舉手云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見密菴於衢州之西山隨問卽答密庵微笑而已師切於究竟至忘寢食密庵移蔣山華藏徑山皆從之會密庵入室次問傍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侍側豁然大悟乃曰今日方會水庵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自是機辨從橫密庵遷靈隱遂分座旋出世於平江澄照爲密

庵嗣徙江陰之兆旻無爲之治父饒之薦福明之香山平江之虎丘慶元三年靈隱虎席被肯補處師上堂云大凡扶豎宗乘須具頂門正眼懸肘後靈符只如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三聖道與麼爲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保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二尊宿等閑一挨一拶便乃發明臨濟心髓只是不知性命總在這僧手裏還有檢點得出者麼昔年覓火和煙得今日擔泉帶月歸又因歲旦示衆云元正改旦萬事成現有時放行有時坐斷不惜兩莖眉和坐盤撥轉佛法世法都盧一片旣是佛法世法

如何得成一片但辦肯心必不相賺居靈隱六年法道盛行得法者衆退居東菴俄屬微疾倡道不廢忽親作書別諸公卿且垂二則語以驗來學曰有力量人因甚搥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及貽書嗣法香山光睦雲居善開囑以大法因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玄關佛祖罔措加跌而寂實嘉泰二年八月四日也得年七十有一坐夏四十奉全身塔于北高峰之原

夔州臥龍破菴禪師諱祖先廣安王氏子工夫穩實見地明白嘗分座杭之靈隱有道者請益曰胡孫子

捉不住願垂開示師曰用捉他作什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時無準侍傍大悟有示楞嚴座主偈曰見猶離見非真見還盡八還無可還水落秋空山骨露不知誰識老瞿曇

饒州薦福曹原生禪師南劍人分座雲居出世妙果徙龜峰後住薦福逾月化去詠靈雲石有偈曰雲去雲來非有意雲來雲去亦無心有無截斷靈何在突兀一峰青到今

天童枯禪自鏡禪師福州高氏子作上鐘偈曰一模脫就轉風流平地教他不肯休要得洪音喧宇宙直

撰述

續傳燈錄卷三十五

七

扶四

須更上一層樓

淨慈慧允禪師字潛庵作化鹽偈曰合水和泥一處烹水乾泥盡雪花生乘時索起遼天價公驗分明孰敢爭

太平府隱靜萬庵致柔禪師潮州陳氏子上堂舉天衣懷禪師雁過長空影沉寒水話因頌曰長空孤雁一聲秋獻寶波斯鼻似鈎風卷白雲歸別嶂黃昏月挂桺絲頭

天童達觀禪師法嗣

蘇州虎丘徇堂善濟禪師題魚籃觀音像贊曰雲髻

濃粧苦強顏爲他閑事入塵寰携來活底無人買只作尋常死貨看

徑山如琰禪師法嗣

靈隱大川禪師諱普濟明州奉化人纂修五燈會元題世尊出山相偈云龍章鳳質出王宮肘露衣穿下雪峰智願必空諸有界不知諸有幾時空

杭州徑山偃溪聞禪師閩人開爐上堂舉趙州示衆云老僧三十年前在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著拈云森羅萬象明暗色空日夜舉揚趙州古佛不是不知只爲貪程太速

撰述

續傳燈錄卷三十五

抄四

徑山淮海肇禪師泰州人贊達磨偈曰踏翻地軸與天關合國人追不再還去去一身輕似葉長江千古浪如山

婺州雙林介石朋禪師因見郁山主画像傍僧索贊師信筆書曰拾得明珠笑眼開爲言塵盡轉生埃若無直下承當者孤負闍黎一撲來

萬壽崇觀禪師法嗣

黃龍慧開禪師字無門杭州人作朝陽補衲偈曰寒時急用底物趁暖著些針線忽然臘月到來免致脚忙手亂

潭州石霜竹岩妙印禪師作對月看經偈曰未動舌頭文彩露五千餘卷一時周若言待月重開卷敢保驢年未徹頭

育王師瑞禪師法嗣

明州瑞岩壽禪師字無量因僧問世尊臘月八日正覺山前夜覩明星悟道此意如何師答以偈曰明星現處眼皮穿漢語胡言萬萬千暴富乞兒休說夢誰家竈裏火無煙

靈隱之善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藏叟禪師名善珍泉州南安縣呂氏子年十

招述

續修類金卷三十五

九

扶四

十三依郡之崇福寺南和尚出家落髮十六遊方至杭受具足戒謁妙峰善公于靈隱入室悟旨後出世住里之光弇升承天繼遷安吉之思溪圓覺福之雪峰復以朝命移四明之育王臨安之徑山師示衆云古者道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又有道知之一字衆禍之門只者二門入得更須出得三世諸佛出不得六代祖師出不得天下老和尚出不得何故變錢成金易變金成錢難又據室云這裏是問訊燒香了來老僧身邊立地底所在麼呆子你自鈍置猶可莫來鈍置來僧嘗自題其像云泰禪無悟識字有數眼三角

似燕山愁胡面百摺如趙婆呷醋一著高出諸方敢道飯是米做師生於宋紹興甲寅十月十二日示寂於丁丑五月二十一日壽八十三塔全身于徑山南塔院云

天童智穎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荆叟禪師諱如珏婺州人室中僧問如何是佛師答曰爛冬瓜仍頌云如何是佛爛冬瓜咬著冰霜透齒牙根蒂雖然無窖子一年一度一開花淨慈居菴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大觀禪師鄞縣橫溪陸氏子字物初蚤參

止礪于淨慈悟旨典文翰聲稱籍甚晚住育王座下
名繼蟻附上堂云達磨正宗衲僧已鼻充塞虚空無
處回避堪笑迷流白日青天開却眼只管瞋睡更有
黃面老人不識好惡入泥入水却道我然燈佛所無
一法可得而爲我授記何異好肉剗瘡空花求蒂畢
竟如何悉唎悉唎旣順世塔塋于寺之西菴

鼓山安永禪師法嗣

杭州淨慈晦翁悟明禪師福州人上堂舉夾山會下
一僧到高亭纔禮拜亭便打僧云特來禮拜師何打
又拜亭又打趁出僧回舉似夾山山云會麼云不會

山云賴汝不會汝若會卽夾山口啞去應庵拈云高
亭一期忍俊不禁爭奈拄杖放行太速這僧當時若
是箇漢莫道高亭夾山便是達磨大師出來也斬爲
三段何故家肥生孝子國伯有謀臣拈云高亭夾山
門庭施設各得其宜但中間一人較些子應庵與麼
道也是輩縣茶瓶師嘗纂修聯燈會要傳于叢林
直翁舉禪師法嗣

明州天童岫禪師字雲外族昌國某氏身材耿小精
悍有餘師事直翁舉公剏落究明曹洞宗旨盡其源
底出世慈溪石門歷象山智門遷郡之天寧繼以三

宗四衆推挽升住天童叢林莫不稽首稱慶師說法能巧譬傍引貴欲俯就學者而曲成之至於奔軼絕塵雖鵲眼龍睛亦無窺瞰分上堂闢市紅塵裏有闢市紅塵裏佛法溪山岩崖中有溪山岩崖中佛法山僧昨日出城門闢市紅塵裏佛法一時忘却了也行到二十里松雲便見深山岩崖中佛法大衆且道如何是深山岩崖中佛法良久云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又謝首座書記藏主上堂以拂子打圓相云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又打一圓相云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又打

一圓相云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諸人還見麼所見不同互有得失天童這裏固母必師不倨傲不貪積不私食得施利隨與人見後生敬之逾謹二時粥飯必同衆赴堂旣寂無餘資禪者率錢津送後事塔墓于本山弟子聘大方昇獨木省愚庵證無印四人足大其宗但位不稱德罕嗣其法者爾大鑑下第二十世

臥龍祖先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無準禪師諱師範生於蜀之梓潼雍氏九歲依陰平山僧道欽出家經書過目成誦紹熙五年

冬登具戒明年次成都坐夏正法遇老宿名堯者師請益坐禪之法堯曰禪是何物坐底是誰師受其語晝夜體究一日如廁提前話有省明年辭去謁佛照于育王佛照問師曰何處人師曰劍州人佛照曰帶得劍來麼師隨聲便喝佛照笑曰者烏頭子也亂做貧甚無資雜髮故佛照室中常以烏頭子目之久之復還靈隱破庵居第一座齋餘同遊石筍庵庵之道者請益胡孫子話破庵答之語在破庵傳中師於侍傍有省破庵過天童掃密庵塔師偕往逮破庵赴穹窿未幾以台雁未到拉月石溪同遊至瑞岩時雲巢

領住持事留分座忽夜夢偉衣冠者持把茅見授翌日明州清涼專使至師受請入院見所謂伽藍神茅其姓衣冠與疇昔所夢無異陞堂開法一香供破庵三年遷焦山期年遷雪竇三年被旨移育王又三年嵩少林散席徑山朝命以師補處明年寺燬師逆知其數不動容經意是年十月有旨入內上御修政殿引見師奏對詳明上爲之動色賜金襴僧伽黎仍宜請慈明殿陞座上垂簾而聽乃賜佛鑑禪師號三年寺成閱六年復燬師不驚不變而多助雲至不數年寺宇崇成去寺四十里築室數百楹接待雲水額曰

萬年正續正續西數百步結庵一區爲歸藏所上建重閣秘藏後先所賜御翰敕室東西偏奉祖師與先世香火遇始生日爲飯僧佛事以贊冥福蓋蜀亂師之先祀遂絕故茲祠奉以旌孝慕云上聞而嘉歎賜扁圓照淳祐戊申秋師築室明月池上榜曰退耕乞老于朝而舊疾適作三月旦升堂示衆曰山僧旣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話今日勉強出來從前所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面前抖擻去也遂起身抖衣云是多少十五日集兩班區畫後事親書遺表及遺書十數言笑諧謔如平時其徒以遺偈爲請乃執

筆疾書云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頃而逝停龕二七日遺表上聞上遣中使降香賜幣奉全身塔于圓照庵稟法分化有雪岩欽斷橋倫西岩惠焉

杭州靈隱法薰禪師號石田眉山彭氏子也師生而慧敏三四歲時見佛僧卽知禮敬年十六往從丹稜石龍山法寶院智明出家二十二薙髮受具戒遂游方至石霜禮雷遷塔述偈曰一念慈容元不隔何須特地肆垂張平高就下婆心切惱得雷公一夜忙師名因是大著聞吳門穹窿破庵先禪師道望遂往依

撰述

續傳燈錄卷三十五

古

抄四

焉一見知爲法器室中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師云
焦磚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破庵陰奇之每
於日用語默故起其疑師於是決志依棲隨時咨詢
與無準範日相激礪辭去遍遊諸老門庭見靈隱松
源岳淨慈肯堂充華藏遜庵演咸謂其從作家爐鞴
中出自不同也俄出世蘇之高峰高峰最爾剎勞苦
戢縮以身率之未三年爲改觀次遷楓橋衆繩繩然
鍾山虎席廟堂精選擇乃以師補處寶慶初遷淨慈
端平二年遷靈隱淳祐甲辰三月望示徒云但得本
莫愁末喚怎麼作本喚怎麼作末松栢千年青不入

時人意牡丹一日紅滿城公子醉山僧怎麼道若有
不肯底是我同叅弟子師俊繪師像求贊有云末後
一句分付厨山衆頗訝之明日忽示疾又明日退而
歸寶壽趣辦終焉計窆全身于院之後山不違師意
也壽七十五臘五十三師貌古性直音韻朗暢五遷
望刹閱三十有二年撙節而足用審量而計功雖有
大興建一毫不以干人見他處持疏驚俟人門咕囁
以希施與者直鄙而笑之而土木金碧在處成就云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五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
續傳燈錄卷三十五 字六千一百三十
該銀二兩七錢五分八厘 荆溪釋智乘對
崇禎丙子孟夏般若堂識

大德
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六目錄

大鑑下第二十世

薦福道生禪師法嗣一人

徑山道冲禪師 見錄

淨慈聞禪師法嗣三人

徑山妙高禪師 見錄

天童止泓鑑禪師

何山錢鏡明禪師 已上二人無錄

育王觀禪師法嗣一人

徑山元熙禪師 見錄

徑山善珍禪師法嗣二人

徑山行端禪師

見錄

曹溪覺禪師

無錄

淨慈仲穎禪師法嗣三人

江心了萬禪師

岳林益禪師

已上二人見錄

雙林雲屋閑禪師

一人無錄

雙林朋禪師法嗣一人

靈隱祖閭禪師

見錄

天童雲岫禪師法嗣一人

雪竇大證禪師

見錄

孤峰秀禪師法嗣二人

鼓山皖山疑禪師

雙林一衲介禪師

二人無錄

靈隱普濟禪師法嗣三人

蔣山東叟愷禪師

雪竇野翁同禪師

天童石門來禪師

已上三人無錄

天童自鏡禪師法嗣二人

松窗照禪師

月窗圓禪師

已上二人無錄

徑山如珏禪師法嗣一人

中竺空岩有禪師

無錄

雪竇大夢因禪師法嗣一人

風幡空山中禪師

無錄

黃龍慧開禪師法嗣一人

瞎驢見和尚 無錄

淳菴淨禪師法嗣一人

天童西江謀禪師 無錄

靈隱崇岳禪師法嗣一十二人

金山善開禪師 道場普岩禪師

華藏覺通禪師 龍翔希璉禪師

瑞岩光睦禪師 天目文禮禪師 已上六人見錄

雪竇大歇謙禪師 淨慈谷原道禪師

瑞岩雲巢岩禪師 虎丘菴藜雲禪師

北海心禪師 諾庵肇禪師 目錄終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六
大鑑下第二十世

天

薦福道生禪師法嗣

徑山癡絕禪師諱道冲武信長江荀氏子母郭氏生而豐上短下資性絕人少長以進士業應詔不利受釋氏學於梓州妙音院禮修證爲落髮師遊成都習經論紹熙壬子出峽回翔荆楚間時松源岳唱密庵之道于饒之薦福徑造其廬以歲饑不受會曹源生出世妙果師聽入門語有省叅堂俾侍香朝從夕遊老拳痛棒不少貸平生知見至是多無影響曹源徙

龜峰侍行又三年以偈辭遊浙其言有曰尚餘窮相一雙手要向諸方痒處爬至京師松源主靈隱師依焉嘉定己卯由徑山第一座應嘉禾光季請嗣曹源是時庵元覺庵卽逢庵原無相範石谿月皆在會中道聞于朝忠獻衛王以堂帖除蔣山瀕江易勞下田多無秋師忍饑鳴道行乞養士居十三年無倦色嘉熙己亥侍郎東畎曹公圃帥閩聞師道望以鼓山來聘未行雪峰牒至領事半年而天童詔下衆集如海法度修明雖宏智盛時殆不之過育王虛席攝住持事往來說法兩山間上堂曰天童用底來育王用不

著育王用底歸天童用不著雖然如是用不著處用有餘一箭雙鴈隨手落又結夏上堂云圓覺伽藍塵塵有路坐斷去來頓空今古那裏十三道邊十五後先不差毫髮許可笑黃面瞿曇至今不知落處二年淳祐甲辰有旨移靈隱而世故有不滿其意者伐鼓告衆歸隱金陵京兆尹遣屬官追挽至蘇臺不可朝命以虎丘俾養老不就留守虛齋趙公以蔣山起之不應戊申春育王笑翁堪散席朝論以大覺故家不輕畀付召師隱所使者三返卒不奉詔明年升徑山未幾闕間疾作涉春不瘳然陞堂說法不廢二月末

始不出然說偈書贊嬉笑言論如平時侍僧以遺偈請麾斥不顧已而笑謂侍者曰末後一句無可商量只要箇人直下承當自是屏却醫藥謝絕外事至十四夜分起坐移頃而逝歸葬于金陵山中

淨慈開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雲峰禪師名妙高福之長溪人也家世業儒母阮夢池上嬰兒合爪坐蓮華心手捧得之覺而生師因名夢池神彩秀徹嗜書力學尤耽釋典固請學出世法依吳中雲夢澤公受具戒師銳意求道首參癡絕次見無準準尤器愛遂之育王見偃溪入室

掌藏鑰一日溪舉譬如牛過窗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師劃然有省答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溪可之會溪遷南屏師與俱後出世住宜興大蘆遂爲嫡嗣遷江陰勸忠雪川何山雲衲四來蔣山虛席師奉朝命居之歷十有三載衆踰五千指德祐乙亥寺被兵軍士有迫師求金者俄以刃擬師師延頸曰欲殺即殺吾頭非汝礪刃死辭色了無怖畏軍士感動擲刃而去丞相伯顏公見師加敬施牛百齋糧五百寺賴以濟至元庚辰遷徑山寺羅回祿草創纔什一師究心興建不十年悉還舊觀戊子

春魔事忽作有譖毀禪宗者師嘆曰此宗門大事吾當忍死爭之遂趨京有旨集諸宗徒廷辨上問禪以何爲宗師奏淨智妙圓體本空寂非見聞覺知思慮分別所能到宣問再三師歷舉西天東土諸祖以至德山臨濟棒喝因緣大抵禪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趨最上乘孰有過於禪詞指明顯餘二千言又宣進榻前與譖者反復論難譖者辭屈上大悅禪宗按堵如初陞辭南歸示衆云我本深藏岩竇隱遯過時不謂日照天臨難逃至化又云衲帔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徑山復災師謂衆曰吾夙負此山債耳

遂竭力再營建匯殿坡爲池他屋以次落成癸巳六月十七日書偈而逝師生於嘉定己卯二月十七日壽七十五臘五十九塋于寺之西麓云

育王觀禪師法嗣

徑山佛智晦機禪師諱元熙族豫章唐氏世業儒西山明覺院明公廼師之族叔父聚其宗族子弟教之世典師與兄元齡俱從進士業元齡旣登第師年十九遂從明公祝髮將遊方其母憐之私具白金爲裝師謂財足喪忘卽善辭母不持一錢以行至吳一時名宿皆欲出已座下不顧也聞物初觀禪師闡化玉

凡往依之物初與語大驚異之留侍左右朝夕咨扣
盡發其祕字之曰晦機爲偈以勉焉後至錢塘謁東
叟穎公于南屏延師掌記至元中總統楊璉真加奉
旨取育王舍利塔進入供養乃親詣師求記述舍利
始末因招與俱師辭曰我有老母兵後存亡不可知
遂歸江西則元齡先以臨江通判從文丞相起兵死
獨母在堂師奉之以孝聞隱居里之溝山元貞二年
出世應百丈之請居十二載而法席振興至大初應
淨慈之請入寺之日行中書省行宣政院官屬俯伏
迎請發揚宗旨四方英衲一時輻湊上堂曰雲門道

箇字盡大地人不奈何殊不知雲門四稜塌地當
時若與震威一喝待此老惡發徐徐打箇問訊道莫
怪觸忤好非徒扶起此老管取話行天下居七載遷
徑山閱三月師杖策歸南山之下復起之不往也江
西學者聞師退閑咸傾誠法味以致百丈大仰之徒
爭來請師師辭不獲已遂返仰山居三年將示寂手
書所與往來作偈示衆擲筆化去延祐六年閏八月
十有七日也壽八十二大仰之下有金雞石者應馬
大師懸識故塋焉而其徒之在杭者又建塔于淨慈
之西隱以存詹敬之所嗣法者有笑隱訢石室瑛仲

芳倫云

徑山善珍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元叟禪師諱行端族臨海何氏世業儒母陳氏師生而秀拔幼不如輩年十二從族叔父茂上人得度於餘杭之化城院十八受具戒一切文字不由師授自然能通初叅藏叟和尚於徑山叟問汝是甚處人師云台州叟便喝師展坐具又喝師收坐具叟云放汝三十棒叅堂去師於言下豁然頓悟卽延入侍司叟告寂師至淨慈依石林菴公卽處以記室尋以靈隱山水清勝往挂錫焉師嘗自稱寒拾里人

橫川珙公在育王以偈招曰寥寥天地間獨有寒山子師竟不渡江而謁覺庵真公於承天復叅雪岩欽公於仰山岩問何處來師云兩浙岩云因甚語音不同師云合取臭口岩云懶徑橋高集雲峰峻未識書記在師拍手云鴨吞螺螄眼睛突出岩笑顧謂侍者點好茶來師云也不消得居三歲而岩逝乃還浙右徑山請師居第一座大德庫子出世湖之資福學徒奔湊名聞京國特旨賜慧文正辨禪師中書平章事張間公任行宣政使首舉師主中天竺開堂之日公率僚屬親臨座下皇慶壬子遷靈隱有旨設水陸大

會于金山命師升座說法竣事入觀加賜佛日晉照之號陞辭南歸養高于良渚之西庵至治壬戌徑山虛席宣政行院請師補其處師至是凡三被金襴袈裟之賜二十年間足不越閭而慕其道者鱗萃至無所容僧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師云十字街頭石敢當僧云莫只這便是麼師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上堂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又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有師云若以無爲究竟後來因甚道有若以有爲諦當前面因甚道無者裏捉敗趙州許你天上天下上堂秋風涼秋夜長未歸客思

故鄉拍禪床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師嘗勘一新到僧云何方聖者甚處靈祇僧云臨朕碓師云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叅堂去又勘一僧云碁盤石所破你腦門盍孟池浸爛你脚板僧擬答師便喝又勘一僧云擘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清卽且置平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僧擬開口師便打師以呵叱怒罵爲門弟子慈切之誨以不近人情行天下大公之道師之利他皆陰爲之沒齒不言師生於宋寶祐乙卯以至正辛巳八月四日書偈訣衆云本無生滅焉有去來冰河發燄鉄樹花開投筆垂一足而

化世壽八十八僧臘七十六以是月十一日奉全身
窆于寂照塔院弟子竹泉林古鼎銘夢堂噩楚石琦
以中及等皆足亢其宗

淨慈仲穎禪師法嗣

温州江心一山禪師諱了万族臨川金氏貌瘠而弱
年十五業程文有聲然素志出家莫奪去從金溪常
樂院思仁者祝髮俄有靈芝產戶樞占者曰吉徵也
及游方謁偃溪聞公荆叟珏公簡翁敬公皆相語合
東叟領南屏擇師掌記師偶經神祠見紙灰隨風旋
起者脫然忘所證亟以白東叟東叟詰之終無疑滯

遂蒙印可後遊天台及境衆請開法寒岩竟嗣東叟
踰三年遷仙居紫籙歷十載遷疎山當道議不合卽
撾退未幾江淮總統會諸山于靈隱直指堂議以開
先迎居之師蒞事範林鼎新又十年升住江心少不
適意輒棄去寺衆數百懇留隨至馮公嶺不從各泣
別散去師恬然如脫去桎梏焉會廬山月澗明公遣
舟迎歸東溪明公示寂開先之衆復以請師力却之
衆懇迫至再四願不以寺事累師惟乞訓徒耳皇慶
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遘疾危坐不近藥閱七日命
具浴更衣出據室凡書訣衆語坐逝闍維收五色舍

利如菽不可計雙目睛不燼鎔以烈燄益晶熒齒牙
頂骨錚有聲時改作豫章烏遮塔江西行省丞相幹
赤命以舊藏釋尊舍利奉於中而遣使分一山之目
睛舍利貯之銀匣陪塋焉餘骼舍利又以塋東溪
奉化岳林栢堂益禪師温州人開法婺之天寧遷薦
福後主明之太平升彰聖至岳林上堂云古者道我
者裏無法與人只是據欵結案彰聖者裏亦無法與
人亦不據欵結案拈拄杖云如何是佛赤腳踏蓮花
如何是佛向上事雕梁畫棟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二
月十五日上堂擊拂一下彰聖今日將三十年前冷

灰中爆出烏豆換老胡眼睛去也喝一喝云設有一
法過於涅槃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

雙林朋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悅堂閭禪師南康周氏子宋端平元年八
月一日生年十三稟父母依同郡嘉瑞寺出家禮偃
一人爲師薙落受具一日閱華嚴經至惟一堅密身
一切塵中現忽有省卽往見別山智公於蔣山智問
近離何處師云江西智云馬大師安樂否師叉手進
云起居和尚智命侍香未幾至杭見斷橋倫公於淨
慈倫問臨濟三遭黃檗痛棒是否師云是又問因甚

大愚肋下築三拳師云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倫領之
倫逝而栢山介石適來補其處一日室中舉栢樹子
話師擬議石抗聲云何不道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
言下頓悟卽令侍香久之歸廬山東岩日公住圓通
延師分座九江守錢真孫聘師出世西林爲介石嗣
至元二十五年遷開先又遷東林元貞初奉詔赴關
入對稱旨賜璽書號通慧禪師并金襴法衣大德九
年陞住靈隱嘗勘一僧云微塵諸佛在你古上三藏
聖教在你脚底何不瞥地僧罔措師便喝又勘一僧
云釋迦彌勒是他奴他是阿誰僧擬對師便打一僧

新到師問何處來僧云閩中師云彼處佛法如何住
持僧云饑卽喫飯困卽打睡師云錯僧云未審和尚
此間如何住持師拂袖歸方丈僧休去居四歲而逝
訣衆偈曰緣會而來緣散而去撞倒須彌虛空獨露
世壽七十五僧臘五十二

天童雲外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無印禪師諱大證族番陽史氏子生于大
德丁酉歲正月二十四日幼穎異父母知不可留使
從州之昌國寺智節學出世法年十四薙落受具戒
出遊謁荆石琬公于廬山圓通機語不契時思菴睿

公居閒房師日親煅煉雲外岫公方唱曹洞之道于
天童師往依之一日入室次公云天童今日大死去
也汝作麼生救師云請和尚喫飯公又云天童今日
大死去也汝不要相救師云救它作麼公又云天童
今日大死去也阿誰與我同行師云和尚先行某甲
後隨公呵呵大笑自茲情同魚水猶瀉山之與寂子
也遂命典藏教已而謁中峰本公于天目山公雅相
器重至治間詔天下善書者以金書藏經與國師妙
公偕北上入覲竣事賜以織金屈朐之衣泰定初南
還江洶丞相脫歡公領行宣政院事起師主衢之南

禪說法爲雲外之嗣雲外嗣直翁舉直翁嗣東谷光
東谷嗣明極祚明極嗣自得暉蓋熙州古佛之六世
也繼領光孝遷信之祥符旣而洪之翠岩饒之芝山
俱以行院檄請師以疾固辭至正七年主慶元之定
水閱九年遷雪竇上堂曰千說萬說不若覲面一見
昨日二十九今朝七月一報你叅玄人光陰如箭疾
娘生兩隻眼箇箇黑如漆急急回頭看取天真佛
良久是何面目下座巡堂喫茶又上堂妙不妙衲僧
鼻孔多無竅玄不玄刹竿頭上無青天至士寧容袖
手良馬豈待揮鞭全超棒喝不落蹄筌百鳥不來春

又去岩房羸得日高眠居四年退居定水之圓明菴
明年辛丑九月二十一日示寂得年六十有五奉龕
闍維燼餘牙齒數珠不壞舍利明瑩門人景雲等歛
諸不壞者建塔圓明庵後

靈隱崇岳禪師法嗣

鎮江金山善開禪師字掩室上堂舉密庵破沙盆話
頌云法眼拈來早自謾無端錯對破沙盆而今遍界
難遮掩殃害叢林累子孫

湖州道場運菴禪師諱普岩題趙州像偈云無端提
起七斤衫多少禪人著意叅盡向青州做窠窟不知

春色在江南其下有虛空愚石帆衍紹之

華藏覺通禪師字無得青苗會上堂破一微塵出大
經鶯飛魚躍更分明不將眼看將心看已是重敲火
裏冰淹黑豆珠平生直須劫外話豐登綠成白雪桑
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嗣法有虛舟度云

温州龍翔石岩禪師諱希璉潮陽馬氏子室中僧問
昔日佛照光禪師因宋孝宗宣問釋迦佛入山六年
所成何事光曰將謂陛下忘却師答以頌曰大根大
器大熏修瞥轉機輪向上頭萬億斯年惟一佛雪山
元不隔龍樓

瑞岩少室光睦禪師上堂舉曹山霞因僧侍立山曰
道者可煞熱曰是山曰祇如熱向甚麼處回避曰向
鑊湯爐炭裏回避山曰祇如鑊湯爐炭又作麼生回
避曰衆苦不能到師頌曰瞎却頂門三隻眼鑊湯爐
炭裏優游若言衆苦不能到端的何曾有地頭
明州天童山天目禪師諱文禮號滅翁杭之臨安人
姓阮氏家天目山之麓因又號天目云師生六歲携
籃隨母採桑俄而寤念携之者誰邪遂有出家志年
十六依鄉之真相寺僧智月剃落往淨慈叅混源混
源舉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話不契謁育王佛照光

禪師光問怎麼來者那箇是汝主人公師豁然領旨
他日光再問是風動是幡動這僧如何師云物見主
眼卓豎又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甚處見祖師師云
揭却腦蓋光喜其俊邁挽爲書記久之返浙西聽一
心三觀之旨于上天竺松源岳禪師唱道饒之薦福
室中問僧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擬議卽棒出師聞之
頓忘知解迺往叅焉蒙印可得盡其旨辭松源巡禮
江淮間祖塔時洊翁琰公主蔣山挽師充立僧首座
晉陵尤公煇數至山誦師提唱語悅服嘉定五年約
齋居士張公鑑請師開法臨安慧雲一香爲松源嗣

旣而遷溫之能仁未幾辭歸西丘時節齋趙公慕師
高行微服過西丘師亦不問其姓名與語終日而去
明日奏請師住持淨慈室中每舉南山筆笋東海鳥
鰲話學者擬議師輒督牙三下莫有湊泊之者厥後
遷居福泉升住天童師因上堂舉楞嚴經云諸可還
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師頌云不汝還者
復是誰殘紅流在釣魚磯日斜風定無人掃燕子啣
將水際飛冬至上堂云黃鐘纔起時九數從頭數相
將幽谷鶯啼次第雕梁燕語田父祭勾芒鼓祠敲社
鼓農父狎牛郎村姑教蚕婦炷陰老盡世間人冬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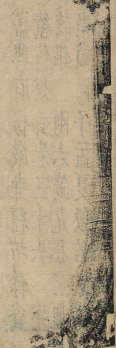
寒食一百五宏智禪師忌上堂夜明簾外寶鑑堂前
元無兼帶豈有偏圓正恁麼時畢竟誰居正位古渡
無人霜月冷蘆花風靜鷺鷥眠有來上座直入方丈
云某甲有狀告投和尚師云對頭在那裏來云和尚
便是師云老僧與汝有甚麼冤讎來無語師捉住云
冤家冤家新到相看師問汝名什麼僧云智虎師退
身作怕勢僧擬議師便歸方丈又佛炷法照師首依
師于梁渚師令往下竺叅北峰印公作二偈送之曰
送子叅尋有鷺山諸方多是落前三自從開異歸同
後圓旨于今亦倦譚揀境分明妙藥方餘之分別更

須忘晚風吹落殘紅片休向枝頭覓舊香叢林至今
傳誦不絕師尤邃于易乾淳諸儒大闢道學師與之
遊直示以心法不爲世語徇悅也朱晦庵問母不敬
師又手示之楊慈湖問不欺之力師答以偈曰此力
分明在不欺不欺能有幾人知要明象克全提句看
取升階正笏時其曉人類如此師所閱五利通不過
八九年而得閒之歲月多逍遙於梁渚之西丘羣衲
叅叩無異領衆時也其爲人高古簡儉不苟爲笑語
將入寂病中問侍者曰誰與我造無縫塔侍者云請
師塔樣師云盡力畫不出乃怡然脫去闍維弟子收

舍利并遺骨附葬于天童應祀塔左壽八十四臈六
十八紹其傳者有橫川珙石外華稱二耳露門云
續傳燈錄卷第三十六終



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資刻此
續傳燈錄卷三十六 字五十九百八十三
該銀二兩六錢九分二厘 荆溪釋智乘對
崇禎丙子孟夏般若堂識



除得銀珠卷三十一

十八歲其軒清休爵以英區

外證歸二王霞門云

會陳其龍骨歸還于天童顯

少恭式管八十國風

三十五